

道家的智慧，博大精深，
學理深奧，以「道」為核心，
以「自然」與「無為」為基本範疇，
對為人處事與政治哲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道德經

講義卷二

附錄《道家真經》、《道德經講義》、《坐忘論》

堂閱

講贈

玉費

華免



禰世聰道長 —— 編著

本書以道家思想傳達深邃的哲理，讓高超的智慧豐富人生

道家的智慧，博大精深，
學理深奧，以「道」為核心，
以「自然」與「無為」為基本範疇，
對為人處事與政治哲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道德經

講義卷二

附錄《道家真經》、《道德經講義》、《坐忘論》

堂閱

講贈

玉費


華免



禩世聰道長 編著

本書以道家思想傳達深邃的哲理，讓高超的智慧豐富人生

純陽呂祖師像



呂氣可知知覺路，進入仙班凡來修，修得本性明大道。
洞天福地福人居，渡世救世蒼生苦，感化蒼生大道行。
賓主不分心相同，悟知悟覺明真理，凡世可救有緣人。

《道德經講義》道祖序

書昔鉅著版不間 世人易閱字不艱
惜乎仙聖皆古人 文難淺白義不閒

關尹令兮聞吾至兮。紫氣東來，擲五千言兮。秘窮天地。深邃淵古兮。義彰八表。道之為體兮。世之為用。吾得乎禡子之釋兮。亦樂琅琅。

《道德經講義》祖師為序

回道入純陽氏弁文：

老之釋道德經者，逾三仟眾矣，範及於皇，及乎布衣儒士。文有精簡而義有各專是矣。唯乎近人文風陋俗，詞義不純解是經也。能乎通於俗而滙於意者，今禩獨徒之筆矣，亦遇機緣於林氏與郭君之為彰梓者，在世之功不末，今書梓矣，弁序惠言。樂乎人廣傳閱則至理昭明，發乎真諦於功德是也。

《目錄》

序章

《道德經講義》道祖序	三
《道德經講義》祖師為序	四

第一部……《道家真經》

《道門觀心經》	一〇
《太上升玄消災護命妙經》	一〇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觀身經》	一一
《太上老君內觀經》	一三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一八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	一〇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二二

《洞玄靈寶定觀經》……………二二

《太上洞玄靈寶觀妙經》……………二三

《元始天尊說太古經》……………二六

《元始天尊說生天得道經》……………二七

第二部……《道德經講義》

第一節……《玄德章第十》……………三〇

第二節……《四有章第十八》……………三九

第三節……《道德經樸素章第十九》……………五一

第四節……《道德經食母章第二十》……………五七

第五節……《道德經從道章第二十一》……………六四

第六節……《道德經抱一章第二十二》……………七二

第七節……《道德經同道章第二十三》……………八七

第八節……《玄功聖解第二十四》……………一〇三

第九節……《道德經混成章第二十五》……………一〇五

第十節……《道德經輻重章第二十六》……………一一六

第十一節……《道德經襲明章第二十七》……………一二二

第十二節……《道德經常德章第二十八》……………一二八

第十三節……《道德經自然章第二十九》……………一三六

第十四節……《道德經不道章第三十》……………一四二

第十五節……《道德經貴左章第三十一》……………一五四

第十六節……《道德經知止章第三十二》……………一五九

第十七節……《道德經盡己章第三十三》……………一六三

第十八節……《道德經成大章第三十四》……………一六六

第十九節……《道德經大象章第三十五》……………一七〇

第二十節……《道德經微明章第三十六》……………一七五

第二十一節……《道德經無為章第三十七》……………一七八

第二十二節……《道德經處厚章第三十八》……………一八三

第二十三節……《道德經得一章第三十九》……………一八七

第二十四節……《道德經反覆章第四十》……………一九二

第三部……《坐忘論》	
《真靜居士》序……………	一九八
《司馬承禎》自序……………	一九九
敬信一……………	二〇〇
斷緣二……………	二〇一
收心三……………	二〇二
簡事四……………	二〇五
真觀五……………	二〇七
泰國六……………	二一〇
得道七……………	二二二
坐忘樞翼……………	二二四

第一部……《道家真經》



《道門觀心經》

從《道藏》中特選出十篇短小的經。宗旨是要通過精神形體的鍛鍊，使自我身心與道體合一。

《太上升玄消災護命妙經》

其要旨在既不執有，又不執無，而取中道。一切色相本身就是空幻的。一切有情皆住有無。

爾時元始天尊在七寶林中，五明宮內，與無極聖眾俱。放無極光明，照無極世界，觀無極眾生，受無極苦惱；宛轉世間，輪迴生死，漂浪愛河，流吹欲海，沉滯聲色，迷惑有無；無空有，無色有，無無有，有有無，終始暗昧，不能自明，畢竟迷惑。

天尊告曰：汝等眾生，從不中有，不無中無，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

為有，非無為無，非色為色，非空為空。空即是空，空無定空；色即是色，色無定色；即是空，即空是色。若能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為照了，始達妙音。識無空法，洞觀無礙，入眾妙門，自然解悟，離諸疑網，不著空見，清靜六根，斷除邪障。

我即為汝說是妙經，名曰護命，濟度眾生，隨身供養，傳教世間，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眾，俱來侍衛是經，隨所供養，悍厄扶衰，度一切眾生，離諸染著。爾時天尊即說偈曰：天尊偈曰：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曰妙道。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觀身經》

覺悟色身是空的真理。解脫對法性空相的執著。

一 靜觀真人於思微中觀身實相，深達智慧，了見四大、六種根識，及五聚陰、

五印世法，皆悉空寂，入無相門。所謂外想內想、若生想若滅想，了了照盡，無淨穢法、無生滅法。如是盡處，亦無所盡，究皆是空，空竟升玄。何以故？內想者，名境觀空，是空亦空，空空亦空，空無分別空故；是無分別空，亦復皆空，空無二致，故言其盡。

二

若善男女照法空性，無起滅心、無驕慢心、無恐怖心、無憎愛心，能於世間免種種苦。所謂生死別苦、鬼神害苦、官私口舌苦、水火刀兵饑寒苦，皆悉免離。如是盡利益，非於一人二人，必於無量無邊無量數人；非一天二天，無量無邊無量數天。其功德力，不可思議。是故此說名為解脫，名利益義、名第一義。如是諸義，若書若寫，若讀若誦，若解說，是為入智慧門，遊智慧室，坐智慧床，餐智慧食，得智慧真相之體。

即於爾時說《智慧頌》曰：智慧起本無，朗朗照十方。結空峙玄霄，諸天挹流芳。其妙難思議，虛感真實通。有有非有，無無不無。

智慧常觀身，學道之所先。渺渺入玄津，自然錄我神。天尊常擁護，魔王衛寶言。晃晃金剛軀，超超太上仙。

智慧生戒根，真道戒為主。三寶由是興，高仙所崇受。汎此不死舟，倏忽濟大有。當此說戒時，諸天來稽首。

《太上老君內觀經》

一

老君曰：天地媾精，陰陽布化，萬物以生，承其宿業。分靈道一，父母和合，人受其生。始《一月》為胞，精血凝也。《二月》成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為三魂，動而生也。《四月》陰靈為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行分藏，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腑，用滋靈也。《七月》七精開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十月》氣足，萬象成也。元和哺食，時不停也。太一帝君在頭，曰泥丸君，總眾神也。照生識神，人之魂也。司命處心，納生元也。無英居左，制三魂也。白元居右，拘七魄也。桃孩住臍，深精根也。照諸百節，生百神也。所以周身，神不空也。元炁入

鼻，灌泥丸也。所以神明，形固安也。運動住止，關其心也。所以謂生，有由然也。予內觀之，歷歷分也。

心者，禁也，一身之主。心能禁制，使形神不邪也。心則神也，變化不測，故無定形。所以五臟藏五神，魂在肝，魄在肺，精在腎，志在脾，神在心。所以字殊，隨處名也。心者，火也。南方太陽之精主火，上為熒惑，下應心也。色赤，三葉如蓮花，神明依泊，從所名也。其神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黃；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曲非直，非柔非剛；非厚非薄，非圓非方。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但能虛寂，生道自常。永保無為，其身則昌也。以其無形，莫之能名，禍福吉凶，悉由之矣。所以聖人立君臣，明賞罰，置官僚，制法度，正以教人。人以難伏，唯在於心。心若清淨，則萬禍不生。所以流浪生死，沉淪惡道，皆由心也。妄想憎愛，取捨去來，染著聚結，漸自纏繞，轉轉繫縛，不能解脫，便至滅亡。由如牛馬引重趁泥，轉增陷沒，不能自出，遂至於死。人亦如是。始生之時，神元清靜，湛然無雜。既受納有形，形染六情，眼則貪色，耳則殫聲，口則耽味，鼻則受馨，意隨健羨，身欲肥輕，從此流浪，莫能自悟。聖人

慈念，設法教化，使內觀己身，澄其心也。

二

老君曰：諦觀此身，從虛無中來，因緣運會，積精聚氣，乘華降神，和合受生，法天象地，含陰吐陽，分錯五行，以應四時。眼為日月，髮為星辰，眉為華盡，頭為崑崙，布列宮闕，安置精神。萬物之中，人最為靈，性命合道，人當愛之。內觀其身，惟人尊焉，而不自貴，妄染諸塵，不淨臭穢，濁亂形神。熟觀物我，何殊何親？守道長生，為善保真，世愚役役，徒自苦辛也。

三

老君曰：從道受分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出謂之志，事無不知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慧，動而營身謂之魂、靜而鎮形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神養氣謂之精，氣清而駛謂之榮，氣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萬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閱謂之質，狀貌可則謂之體，大小有分謂之軀，眾思不測謂之神，邈然應化謂之靈，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身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不測，通神群生，在人之身則為神明，所謂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則修心也，教人修心則修道

也。道不可見，因生而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則道廢，道廢則生亡，生道合一，則長生不死，羽化神仙。人不能長保者，以其不能內觀於心故也。內觀不遺，生道長存。

四

老君曰：人所以流浪惡道，沉淪滓穢，緣六情起妄，而生六識，六識分別，繫縛憎愛，去來取捨，染著煩惱，與道長隔。所以內觀六識，因起六欲。識從何起？識自欲起；欲從何起？欲自識起；妄想顛倒，而生有識。亦曰自然，又名無為，本來虛靜，元無有識。有識分別，起諸邪見。邪見既興，盡是煩惱，展轉纏繞，流浪生死，永失於道矣。

老君曰：道無生死，而形有生死。所以言生死者，屬形不屬道也。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則長存不亡也。

五

老君曰：人能常清靜其心，則道自來居。道自來居，則神明存身。神明存身，則生不亡也。人常欲生而不能虛心，人常惡死而不能保神，亦由欲貴而不用道，欲富而不求寶，欲速而足不行，欲肥而食不飽也。

老君曰：道以心得，心以道明。心明則道降，道降則心通。神明之在身，由火之因卮也。明從火起，火自炷發，炷因油潤，油籍卮停，四者若廢，明何生焉？亦如明緣神照，神託心存，心由形有，形以道全，一物不足，明何依焉？所以謂之神明者，眼見耳聞，意知心覺，分別物物理，細微悉知，由神以明，故曰神明也。

老君曰：虛心者遺其實也，無心者除其有也，定心者令不動也，安心者使不危也，靜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使不邪也，清心者使不濁也，淨心者使不穢也，此皆以有令使除也。四見者，心直者不反覆也，心平者無高低也，心明者無暗昧也，心通者無窒礙也，此皆本自照者也。粗言數者，餘可思也。

六

老君曰：知道易，信道難；信道易，行道難；行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守而不失，乃常存也。

老君曰：道也者，不可言傳口受而得之。常虛心靜神，道自來居。愚者不知，勞其形，苦其心，役其志，躁其神，而道愈遠。而神愈悲。背道求道，當慎擇焉。

七

老君曰：道貴長存，保神固根，精炁不散，純白不分，形神合道，飛升崑崙。先天以生，後天以存，出入無間，不由其門，吹陰煦陽，制魄拘魂。億歲眷屬，千載子孫，黃塵四起，騎羊真人，金堂玉室，送故迎新。

老君曰：內觀之道，靜神定心，亂想不起，邪妄不侵，固身及物，閉目思尋，表裏虛寂，神道微深，外藏萬境，內察一心。了然明靜，靜亂俱息，念念相系，深根寧極，湛然常住，杳冥難測，憂患永消，是非莫識。

老君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故我求道，無不受持，千經萬術，惟在心也。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一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

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以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靜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二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

一

老君曰：夫道一清一濁，一靜一動；清靜為本，濁動為末。故陽清陰濁，陽動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清靜，天下貴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其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寂無其寂；無寂寂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清靜矣。既常清靜，及會其通。與真道會，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既無所得，強名為得，為化眾生，開方便道。

二

老君曰：道所以能得者，其在自心。自心得道，道不使得。得是自得之，道

不名為得。故言實無所得。

老君曰：道不能得者，為見有心。既見有心，則見有身。既見其身，則見萬物。既見萬物，則生貪著。既生貪著，則生煩惱。既生煩惱，則生妄想。妄想既生，觸情迷惑，便歸濁海，流浪生死，受地獄苦，永與道隔。人常清靜，則自得道。於是而說偈曰：

天尊妙用常眼前，舉體動心皆自然。息箇動心看動處，動處分明無際邊。邊際由來本性空，非觀心照得虛空。自悟因緣無自性，儻然直入紫微宮。宮中宮外光且明，萬法圓中一道平。清心清鏡皎無礙，無礙無心心自在。平等道平無有異，天堂地獄誰安置？神既內寂不虧盈，善惡若空何處生？只為凡夫生異見，強於地上起縱橫。縱橫遮莫千般苦，一一諦觀無宰主。諦觀無主本無宗，只箇因緣即會中。中間雖會常無會，放會無為任物通。

若時有人是經意，行住坐臥，若能志心念誦，深心受持，則能除無量一切宿障諸惡，冤家皆得和合，無受苦報，邪魔外道，道能降伏。告諸眾生，欲度厄難，各己清淨，信受奉行。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老君曰：若夫修道，先觀其心。心為神主，動靜從心。心動無靜，不動了真。心為禍本，心為道宗。不動不靜，無想無存。無心無動，有動從心。了心真性，了性真心。心無所住，住無所心。了無執住，無執轉真。空無空處，空處了真。

老君曰：吾從無量劫來，觀心得道，乃至虛無，有何所得？為諸眾生，強名得道。

老君曰：吾觀眾生，不了其心，徒勞浩劫，虛役其神，於心無了，永劫沉淪。依吾聖教，逍遙抱真。

《洞玄靈寶定觀經》

一

天尊告左玄真人曰：夫欲修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與忤心，然後安

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游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然則凡心躁競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暫停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行，久久精思，方乃調熟。勿以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少得靜已，則於行立坐臥之時，涉事之處，誼鬧之所，皆作意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誼，其志惟一。若束心太急，又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恆調適。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誼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誼無惡，強來就誼。以無事為真宅，有事為應跡。若水鏡之為鑒，則隨物而現形。善巧方便，唯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若是中念想，多感眾邪，妖精百魅，隨心應見，所見天尊諸仙真人，是其祥也。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銷，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

二

夫得道之人，凡有七候。《一者》心得易定，覺諸塵漏；《二者》宿疾普銷，身心清爽；《三者》填補天損，還年復命；《四者》延萬數歲，名曰仙人；《五者》煉形為氣，名曰真人；《六者》煉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煉神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鑒力，隨候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滿。若乃久學定心，身無一候，促齡穢質，色謝方空，自云慧覺，又稱成道者，求道之理，實所未然。而說頌曰：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是真種性，承流失道源。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了知性本空，知則眾妙門。

《太上洞玄靈寶觀妙經》

一

夫欲觀妙成真，先去邪僻之行，外事都絕。然後澄靜其心，所思次第滅滅，習之既久，其心漸閑。唯滅動心，不滅靜心；但凝空心，不凝有心。靜心之上，

豁然無覆；靜心之下，寂然無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誼，其志唯一。

若束心太急，又卻成疾，發乎狂痴，是其候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恆自調適，勿令結滯。處誼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靜也。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鑒乎。靜久神凝，天光自發。勿舉急求，致以乖自然。於靜境中見無所取，若有所取，則偽亂真。久而行之，自然得道。

二

夫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時心動多靜少；二時心動靜相半；三時心靜多動少；四時心無事則靜，有事還動；五時心常與道冥，觸亦不動。七候：一者心得真定，不雜羣塵；二者宿疾躄消，身心清爽；三者填補虧損，復命還年；四者延齡度世，名曰仙人；五者鍊形為氣，名曰真人；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鍊神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鑒力，隨候益明。夫久學靜心，都無一候，但令穢質殂謝方空，欲成真道，未之聞也。

《元始天尊說太古經》

天尊曰：有動之動，在乎無動；有為之為，在乎無為。氣住則萬物皆生，氣泯則萬物皆滅。物物相資，固養其根。默而悟之，我自植之，出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者哉！

天尊曰：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是謂太玄。混沌沌，合乎大方；溟溟滓滓，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無盈；萬物之眾，我之所持。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

天尊曰：養其真火，身乃長存；固其真水，體乃長在。真真相濟，故曰長生。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所以不得長久者，養其外，壞其內也。長生之道，不視不聽，不華不榮，棄世離俗，積精全神，寂寞無為，乃得道矣。

茲為眾生即語偈曰：天尊宣秘密，方便示慈悲。法雨滋群品，玄談釋眾疑。觀凡如夢幻，引接悟希夷。水火歸爐竈，雲霞罩坎離。沖虛通聖道，清靜結靈芝。物得能長久，人行絕禍危。逍遙三界外，永永證無為。

《元始天尊說生天得道經》

爾時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為諸天仙眾說此生天得道真經。告諸仙曰：吾今為汝略啟身心，明宣道要。十方得道神仙，皆從此經修行，而通微奧。善男子，善女人，依憑齋戒，作是津梁，一切有為，顯諸真路，體此法相，乃可受持。能屏眾緣，永除染著，外想不入，內想不出，於正念中，皆得五臟清涼，六腑調泰。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有諸滯礙，十惡之業，百八十煩惱之業，眾苦罪源，悉皆除蕩。即引太和真炁，注潤身田，五臟六腑。心目內觀，真炁所有，清靜光明，虛白朗耀。杳杳冥冥，內外無事，昏昏默默，正達無為，古今常存，總持淨念。從茲解悟，道力資扶，法藥相助。仍節飲食，驅遣鬼屍，安寂六根，淨照八識，空其五蘊，證妙三元，得道成真，自然升度。

爾時諸天仙眾（上）白天尊言：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未聞如是大乘經典。我等緣茲幸會，廣及一切，道果圓明。

而說偈曰：杳杳冥冥清靜道，昏昏默默太虛踪。體性湛然無所住，色心都寂一真宗。

第二部……
《道德經講義》



道
道之始，始於心；
道之終，終於心。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

第一節……《玄德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天門開闢，能無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註釋：載：有三種注解。

《其一》作助語詞用。陸希聲：猶「夫」也，發語之端也。詩篇中載字常作助語詞用：「載欣載奔」於陶淵明之《歸去來辭》中。

《其二》載作「乘」字解。王弼注：「載，猶處也。」

《其三》冊府元龜載唐玄宗天寶五載詔云：「頃改道德經字「載」為「哉」，仍隸屬上句，遂成句解。」蔣錫昌：「載為哉之段，應連上章末句，作「天之道也哉！」經、二十章：「我愚人之心也哉！」五十三章：「非道也哉！」若載字改屬上句，自營魄抱一至明白四達，為六聯句，則句型一致，辭義相洽也。

營魄：即魂魄也。淮南說山訓：「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左傳：「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三魂、七魄：「雲笈七籤」：夫人有三魂，一名胎光，太清陽和之氣。一名爽靈，陰氣之變也。一名幽精，陰氣之雜也。

七魄：道家所云人身七魄：屍狗、伏矢、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臭肺，此七魄身中濁鬼也。

抱一：言丹功之烹煉，身中陰陽二氣，守中而凝聚。經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大藥生，而丹胎就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嬰兒者，喻無欲而能專氣致柔也。太上以此為教，

孟子以養浩然之氣為教。太上以嬰兒、孟子以赤子之心、釋家以父母未生前之本來面目，三種教化能明，聖學丹功可由此而入手矣。

玄覽：王弼：「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修心性功夫也。「虛其心，淨其欲」，始能「致虛極，守靜篤。」乃可無「疵」矣。

天門：「凶門，嬰兒出生時頭頂沒有兩塊骨質「天窗」，後凶出生後三個月關閉。前凶要一歲半才閉合。」此處指「玄牝之門」也。非口鼻為玄牝，玄為呼竅，能生其精，牝為吸竅，可生金丹，順逆二用。精是呼之門，炁是吸之戶。

故曰：「有內自存虛無竅，無中常含造化機。」經云：「丹以無為為之而丹靈，以有為為之而丹未必靈。」丹者，天地自然之道，天地之道，有陰陽，有水火，有開闔，有升降。人身中有陰陽焉，有水火焉，有闔闢焉，有升降焉，是為「天門開闔」也。如何使之開闔？「守雌」是也，守雌者，守靜也。靜極必動，則天門自然開闔，要順其自然而非強而為之。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是矣。

微言大義：載營魄抱一者，魂人之陽，魄人之陰，陰陽和合，抱元守一，則與道合。故一者，道之初，萬物之母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在乎魂魄，可以謂之

陰陽、形神，亦可謂之身心也。夫形神合則生，形神離則死，是以魂魄重乎抱一而不離也。

言營魄抱一，乃陰陽合一，先天之境界也。若言身心合一，有形體者，是落於後天之境界也。此乃「營魄抱一」與「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之分差。即由未生前嬰兒，到已生後嬰兒之別。此由無形之道，而入於有形之道。無形治在神，有形治在氣。嬰兒離母體，其神，精一而不離，其氣純陽而未散，心性天真而德自全，骨弱根柔而氣自和，無念無欲而情自真，合乎自然而然，氣機之動柔和而順，近乎道也，故太上以效法嬰兒為教。孟子「毋失其赤子之心」，釋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皆同義也。「此中存大道，玄機秘隱傳！」

及長成人，知見萌生，是非紛擾，知見遂深，其情有異，則為「玄覽」。猶所謂真知真見者，謂為聖人之心印，仍屬筌蹄（捕魚、捕兔之器），必須捨割，方無疵病也。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太上示人：「絕聖去智」，所有「凡知見」及「聖知見」，一切「人我障」，盡皆蕩滌除淨，滅絕而無餘。蓋凡夫之見，羸疏易除，學者之見，深藏難遣。是以去礙解縛乃必須，否則此為證道之大患也。凡固執己見，心中欲壑難填，真理昧而不明，何能應物而不迷哉？

故使道之所通，掃除一切知見，務使心澄神清，常清常靜，自能與宇宙精神同流矣。

太上云：「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故為君子者，須獻身以濟世，守道無為，遂民之性，使其樂生，天下使能自成自得而自安。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上古之君，行無為之政，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受治而不自知，各安所適，自得其樂，帝力何有於我哉？若有為之治者，以「眴眴為仁，子子為義」，（唐、韓愈之《原道》指所行之小仁小義。）乃適道之賊也。道經、五十七章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乃無為之真正聖義也。

「天門」者，玄牝之門也。如何使之開闔？吳真人、淑度、除魔詩曰：「談道言玄有萬千，人人自謂得真詮，那知人道無多語，靜裏須參一字禪。」太上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守雌者，守靜也。而雌者，牝也。太上曰：「牝常以靜勝牡。」靜應者，無為也，靜而能應物外，尚能順而受，受而生，萬化之功立，萬有之所由出。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眾妙之門」也，為聖人之所藏，天門

直指人心而言，開闔則指動靜，聖人以靜而制動，以後而制先，靜而無為，而動亦無為而為，運天下之樞機，內照圓明，清虛湛寂，清靜為天下正矣。

是篇有言以內聖；營魄抱一之為體，有外王；愛民治國以為用。體用俱全，則形神皆妙。道者，能為萬象萬物主而不為主者，生之畜之，生而不有，長而不宰，純任天然。示人以聖道、天道、王道、養生之道，而可證長生久視之道，故能全誠而歸之也哉！

玄功聖解簡錄、道德經精義、黃裳元吉

凡煉精化氣之道，既得精氣有於身，一心一德不使離，離則精氣神三寶分異途，不能會歸有極以為丹本。「載營魄抱一」，夫營者血也，血生於心，魄藏於心，其必了炤丹田，一心不動，日魂方注於月魄之中，月乃返而為純乾，此由心陽入於心腎陰，神火炤夫血水，雖水冷金寒，卻被神火烹煎，而油然而上升，自蓬勃之不可遏。至人知此玄牝為天地人物之根，於是一呼一吸間微陽偶動，即一眼闕_{（音：趣）}定，一手拿住，運點已承以迎之，左旋右抽，提回中田，凝聚不散，即載魄而返，抱一而居，不片刻間而真陽大生，真氣大動矣。

由是運行河車，自虛危穴起火，引至尾閭，敲九重鐵鼓，運三足金蟾，上升於頂，俱一心專注，不貳不息，及至升上泥丸，牟尼寶珠已得若不於此時溫養片時，則泥丸陰精不化，怎得鉛汞融和，化成甘露神水，以潤一身百脈。既溫養泥丸矣，復引之下重樓入絳宮，即午退陰符也。但進火之時，法取其剛，非用乾健之力，真金不能自升。退符之後，法用其柔，非以柔順之德，陽鉛依然散漫，不能伏汞成丹。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其意教人於陰生午後，一心朗照，任其氣機下降，如自如如，了了自了，卻不加一意用一力，此即坤卦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道也。至絳宮溫養，送歸土釜，牢牢封固，惟以恬淡處之，沖和安之，一霎時間，氣息如無，神機似絕，此致柔也。溫養片晌，神氣歸根，自如爐中火種，久久凝注，不令紛馳，自然真氣流行，運轉周身，一心安和，四肢蘇軟，不啻嬰兒之體，如絮如縷，有柔弱不堪任物之狀，此足徵丹凝之象，從此鉛汞相投，水火既濟，又當洗心滌慮，獨修一味真鉛，苟心一走作，丹即奔馳，不惟丹無由就，即前取水鄉之鉛，亦不為我有。清靜經云：「心無其心，物無其物，空無所空，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又何瑕疵之有，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倘外丹雖得，內炤不嚴，則人欲未淨：天理未純，安得一粒黍珠，虛而成象，到得丹有於身，猶須保精裕氣以成聖胎。雖然，其保精也要順自然，其裕氣也須隨自在，此不保之保勝於保，不裕之勝於裕，否則矜持寶貴鮮不危焉。夫以丹為先天元氣無有形狀，何須作為，若執迹象以求，未免火動後天，而先天道亡矣！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民比精也，國喻氣也，治世之要，推恩以愛民，立法以治國。霸者之驩虞小補，大遠乎王者無為而治，重熙累洽，氣象所爭，在有為無為間矣。

治身之道，以精定為民安，以氣足為國富，煉已則精定，直養則氣足，極之浩然剛大，充塞兩間，亦若視為固有之物，平常之端，不矜功能，不逞才智，渾渾沌沌，若並忘為盈滿者然，無為也而大為出焉矣。學人到此，精盈氣足，養之久久，自然裂頂而出，可以高駕雲霞。遨遊海島，視昔之恪守規中，專氣致柔者，大有間矣。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此言前日調神養胎，不能不守雌也。而今則陽神充壯，脫離凡體，沖開天門，上薄霄漢，誠足樂也，氣何壯乎？到此，心如明鏡：性若止水，朗朗朗天，活潑潑地，舉凡知覺之識神，化為空洞之元神矣。前知後曉，燭炤靡遺，此明明白白，所以四達而不悖也。然常寂而常

炤，絕無寂炤心，常明而常覺，絕無明覺想，殆物來畢炤，不啻明鏡高懸，無一物能匿者焉。

而要皆以無為為本，有為為用，當其陽未生，則積精累氣以生之，及其陽已生，則寶精裕氣以畜之，迨其後留形住世，積功累仁，雖生而不誇輔育之功，為而不恃矜持之力，長而不假制伏之勞，一劫此心，萬劫此心，真可以為天上主宰，分司造化之權，是以謂之「玄德」。

此將築基得藥：煉已還丹，脫胎得珠，九節工夫，一一說出：要不外虛極靜篤，含三抱一，恍惚杳冥為主，自守中以至還丹；皆離不得渾有知於無知，化有為於無為。夫以先天一元真氣，隱於虛無，不在見見聞聞之地，人能泯其知覺，去其作為，則一元真氣常在，故太上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此可知道生天地，原是渾渾沌沌，無可擬議，惟渾其神知，沒其見聞：道即在其中矣。倘起大明覺心，則後天識神應念而起，已非先天元神，故必恍惚中求，杳冥中得，修士其亦知所從事矣。

第二節……《四有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智慧出，有大偽。

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行，為萬世倡，導破迷津，教世人宜由道而行，不願乎其外。以道存心，以道養性，以道全神，以道立德。

道為立德之本，道立則萬德不立而自立矣，道行則萬行不行而自行矣。其言大道廢，有仁義者，非僅在小仁義，掃仁義耳，其他一切德行，莫不可不掃也。

至於知慧，於大道言，尤宜掃而泯之。慨知慧之為用，乃人之大患也，亦世用之大患焉。

人日勞其心智，以求能超人而上比，孰不知此正亡其本心，而失其素樸之天性，而與大道相遠也。

上古之世，人皆純樸，各正性命之情，美其食，安其服，樂其俗，順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惟與大道為一而已矣。大道鴻濛，人心忝淨，不言仁義而仁義在其中矣。大道日衰，人心變易，廢其道，由是上下慕仁義者竊其名。假仁義者行其詐，猶是仁義，而其作為壞矣。既然世道愈乖，人心彌壞，以一己之智而炫其才，以一己之慧而施其伎。爾虞我詐，惟名利視是，豈能安邦定國哉！

在行於大道時，人心則一，子之自孝而不知其為孝，父之慈而不知其為慈，此為發乎天性之自然也。時而日久，道德敗壞，人心各異，父子生嫌，兄弟鬩牆，夫婦不和，親朋戚友互相啟釁，幾如胡越之不相親也。若世間一有父慈子孝者，即以表揚，獎賞有嘉。雖知，父慈子孝者，乃天之經，地之義，何足論哉！惟今之人，好事粉飾，徒勞鋪張，大談慈孝以而襲取慈孝之名，去道遠矣。

自三王五霸之後，仁義、智慧、慈孝、真偽紛然而立，各言其是，而國家、社會、坊間仍然骨肉相殘，君臣交質，故上有昏庸之主，下有跋扈之臣，國家再難安靖矣。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國有昏君，讒臣當道。縱有忠心義膽

者出而安邦定國，亦難以力挽狂瀾。何故？因忠臣者吐逆耳之言，挾難進之術，不為所用。宋、歐陽修有云：「言不逆耳不為諫，士不亡身不為忠。」國破身亡以得忠臣之美名，殆矣！惟願者，國泰民安，得「良臣」而治國安邦，「忠臣」者，可終身埋沒而不彰於世，可額手稱慶矣。

莊子、第十三篇、天道。

課文：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無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

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賞析：此文多引用老子無為守靜之說，無為則靜，靜則清，清則明，明則洞燭真原，深明道境，可為天地之鑑，萬物之鏡，所以為玄聖素王之道。

說苑、卷第十七。雜言。

課文：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注：民爭不分：分同忿。猶言百姓爭忿不已。

長短經、唐、趙蕤。反經第十三。

課文：「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之術。」

注：五帝：太皞（伏羲氏）配木。炎帝（神農氏）配火。黃帝（軒轅氏）配土。少皞（字青陽，黃帝子）配金。顓頊（高陽氏，黃帝孫）配水。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

課文：仁愛之流弊：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議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不得過所愛者，惡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惡之也。

說苑、卷第二、臣術。

課文：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 者殺也。」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

以備之，而民多置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注：王制，禮記篇名。蒲：地名，今河北長垣縣。溝瀆：就是溝渠。簞：古時盛飯之竹器，形圓。速已則可矣：趕快停止就可以矣。

國家昏亂，有忠臣。

屈原

屈原——中國第一位偉大詩人。在北方《詩經》問世約二百年後，在南方，飽含楚地聲韻之詩歌也孕育成熟，是為楚辭。南北相競，並稱「風騷」。楚辭中一首長達兩千四百九十字抒情長詩，代稱楚辭，名為《離騷》。詩經大多四字一句，楚辭則異，句式長短不一。詩經是古代無數歌手精華匯集，楚辭是中國最早文人手筆之作品。

屈原（公元前三四〇—前二七八）又名屈平。戰國時楚人。故里在湖北秭歸

縣屈坪。屈原年少時，楚國強大，屈原參與內政外交，主張聯齊抗秦，曾出使齊國。屈原強記識博，善辭令，懷大志，欲強其國以完成統一列國之抱負。楚懷王著起草強楚新法令，守舊令尹靳尚脅逼屈原修改其初稿，屈原不允。靳尚讒屈原無上別有所圖，昏聩楚王著之離楚京城郢都，流放漢水以北。因忠心耿耿受讒言而被質疑，滿腔憤慨，著《離騷》以傾吐離憂哀怨之情。

屈原雖遭流放，行吟澤畔，無時不在憂國憂民。得知郢都失陷，國家淪亡時，憤然寫下《哀郢》、《懷沙》等詩篇。後感懷身世，空有才志，不為君用，國家才至有如斯田地，終於在農曆五月投身汨羅江中（湘江支流），以身殉國，時年六十二歲。

岳飛

宋朝忠臣——岳飛。（宋朝、公元九九六〇—一二七九年）宋徽宗、趙佶，

其子宋欽宗、趙恆，兩者同屬昏庸之主，寵愛奸佞之臣，排斥良臣及能臣，貪圖極奢自娛之樂，搜刮民財，賦重稅，民不聊生。宋徽宗窮奢極侈修建「艮嶽」，獨享宮室園林之樂。有云：「極土木之盛，殫億萬之財，天怒於上而不悟，民

怨於下而不知，內患生，外患起，民心離，天命叛，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享哉！」

歷來秦始皇之阿房宮、隋煬帝之迷樓、宋徽宗之艮嶽、清、慈禧太后之頤和園，若阿房宮、迷樓及艮嶽尚在，必令天下人驚訝，張口結舌，中國觀光勝境，為世界首屈一指也。故以史為鑒，建奢華臺池園林獨樂，乃動搖國之本也。而宋徽宗及宋欽宗被金人所虜返胡地。父封為重昏侯，子封為昏德公，飽受戲辱。宋君臣諱稱為「二聖北狩」，北宋亡國，只稱為「靖康之變」也。

「二聖北狩」，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因而繼位，是為宋高宗。其節氣乃生就一副軟骨頭，正如其父兄之昏聩，苟且偷安，並移京城往杭州，起宮殿，建太廟，修明堂，改杭州為臨安，變臨安為偏安，故有詩云：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岳飛（公元一一〇三——一四二年），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人，生貧苦農家，善用兵，智勇雙全，屢立戰功，抗金名將。紀律嚴明，岳家軍規條：「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深得百姓歡心，金兵聞風喪胆，龜縮汴京城中，

哀嘆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家軍節節勝利，金兵一萬五千鐵騎，中間「鐵浮圖」三騎並連，頭戴厚鐵盔，身披重甲，兩翼輕騎「拐子馬」，被岳家軍步兵手持麻扎刀，大斧，上砍敵兵，下砍馬腳。宋軍以少數大敗金兵，大喊：「直搗黃龍，迎回二聖」。

惟宋高宗下令不准深入，岳飛孤掌難鳴，糧草不繼，被迫回朝，憑欄遠眺，思潮起伏，唱出千古絕唱之「滿江紅詞」：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奸臣、秦檜，本為宋欽宗大臣，全家一同被虜，投靠金、撻懶，訛稱逃歸為內奸。受宋高宗寵愛，委重任為宰相，檜慝與金議和，得高宗歡心，遂一日間，連發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飛。金兀朮派密使告檜：「必殺飛，始可和」。檜曾被飛斥責賣國，故檜含恨與同大臣萬俟卨（音：墨自薛）及將領張俊等誣陷「岳飛謀反」。

岳飛露裸背之刺字：「精忠報國」，而老將韓世宗質疑檜無證據，檜回應曰：「莫須有」。高宗與檜不理反對以此將岳雲及張憲腰斬於市，而岳飛在獄中秘密處死，岳飛時年三十九歲。岳飛死後，和議成。宋向金稱臣。金主冊封宋主為皇帝，每年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並劃地為界。是為「詔興和議」。

岳飛被害後，獄卒感其忠義，負其屍踰城埋之一菜園內，臨終囑子年年祭祀。二十二年後，沉冤終得昭雪，懸賞飛遺骨，遷葬杭州西子湖畔之棲霞嶺下，後建廟祭祀。

秦檜及其妻，雖生前避懲罰，死後人們鑄其像跪於岳墳前，永為人之唾罵。又有人以製油器命名為「油炸鬼（檜）」，噉啖之方甘其心也。

有說，姓秦狀元來瞻仰岳墳，見檜跪像，憤然吟道：

「人自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

又據萬俟卨之故里，在河南開封西北六十里之萬寨村，族人恥與同姓，遂改為聶，洪、劉等姓，以致萬俟姓氏在村絕滅。

文天祥

宋、忠臣，文天祥之「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公元一二三六—一二八二年），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今江西吉安）人，宋理宗寶祐四年（一二五六年），狀元及第，宋恭宗時為相，是著名之民族英雄。

文天祥被俘後，屢次受降將及元大臣與忽必烈等勸降，並誘之以名利及丞相高爵位，惟文天祥堅拒不屈，只求一死殉國。元世祖囚之三年，勸降不成，恐民集眾營救文天祥而動亂，乃下令殺之，而文乃從容就義。

著有「過零丁洋詩」：

辛苦遭逢起一經 千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以青竹作簡為書，寫字其上先用火烤炙，使滴出竹液，狀出如汗，故謂「汗青」，借此以作名留青史也。其後，在文之遺體衣帶發現絕命詩詞：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作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玄功聖解：道德經精義、清、黃裳元吉。
 此章為太上感慨世道，傷今思古之情，欲世人返樸還真。上與下同於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其道常足，熙熙皞皞，大眾相安無事，而不知其所之者，即有仁義智慧孝子忠臣，一概視為固然，不知其為有，且羞稱其為有，此何如之渾樸乎！

雖然，此為治世之論，推之修身之法，亦不外是。首句喻言渾淪之俗，太璞未彫，猶童貞之體，不假作為，自成道妙。若一喪其本來之天，則不得不借先天陰陽以返補之。夫陰陽一仁義也，即大道廢有仁義之說也。至於審取一身內外兩個真消息，憑空以智慧採之取之溫之養之，此中即不純正，多雜後天，不能不有偽妄，此又智慧出有大偽之意也。

他如採陰補陽，所以和六根之不和，使歸於大定，即孝慈之謂也。猛烹急煉：所以靖一身之昏亂，使躋於清明，即忠臣之旨也。知此則道不遠矣，此太上明復命歸根之學，究有何道哉？不過率其渾然粹然之天而已，修之者亦修此而已。

第三節……《道德經樸素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註釋：絕聖棄智：太上示人最高之治國之術，乃是摒除聰明智巧，以「道」化天下。蓋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天地之道，本乎自然，毫無矯揉自作，純任自然。聖人所視「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雨露無私澤。」，大公無私，無為之道，在於斯矣。故太古之治國者，不用其聰明叡智施立法制，則民無有束縛，渾樸無華，無思無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適

其適，各安其安，各正其性命之情，儼若帝力之於我何干哉？此為至善至正之「聖」與「智」之太上修養境界也。

絕仁棄義：「仁」者，親也；愛人也。論語、顏淵、第十二。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義」者，宜也。《釋名》：「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從我、羊。（註）臣鉉等曰：「與善同意，故從羊。」

「五倫」又稱作「五常」：「仁、義、禮、智、信。」相呼應。「仁是父子有親；義是君臣有義；禮是長幼有序；智是夫婦有別；信是朋友有信。」

說「仁」：孟子、滕文公篇、第三。「聖人之憂民之甚，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太上道德經、守中章、第五。「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

百姓為芻狗。」聖人效法於天，此之「不仁」是為「大仁」，無所偏愛，一視同仁，天道無私也。

說「義」：「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究何所指？此乃「元始混元真一之炁」。若夫其落於後天，則為無極而太極，太極分兩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陰陽二氣，充斥兩大之間，其廣闊無與倫比，其能量其小，可入於微塵，其能量之大，可呼風喚雨，無所不在。能量之一靜一動為其「義」務，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是故萬物恃之以生，而顯示出「義」之內涵，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弗居。」玄德之厚，此天道之「仁義」，非一般世俗之仁義可比也。「仁、義」本以善導於人，卻矯揉造作，更剽竊其名，以掩飾其偽。俗世間之所謂英雄豪傑、鄉紳名流，高官巨富，集天下財富於身，削刮百姓民脂民膏為己用，卻不忘記花「九牛一毛」之財，以行其仁義。「沽名釣譽」者，猶可立名立德於世，留名青史，而善行既有，總好過一毛不拔之輩也。太上以絕仁棄義為教，則民間可返樸還淳矣。

絕巧棄利：太上道德經、治國章、云：「人多技巧，奇物滋起。」物以罕為貴；黃金珠寶、奇珍異物、名家之書法字畫、巧匠精工之品物，遠年遺留之品物

（俗稱：古董），價值連城，世人愛之，購之、寶之、藏之、保之。既擁有之而一人獨享，言其能保值及升值，有之以其巧，得之以為利。正因如此，若每有鑽石、珠寶、珍品、首飾之展覽舉辦，必定吸引盜賊之垂涎，無論保安如何嚴謹周密，皆為盜賊所攻破。「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與「財不可露眼」其意義同。友人愛搜羅古玩，家有一號稱「雨過天青」之古董花瓶。友深愛之，然喜歡以之示人，意欲以驕於人也。常囑其妻長期留守家中，以防失竊被盜，令人失笑，其妻恍如長期遭受囹圄之困，何苦由來哉？太上曰：「言有宗，事有君。」吾認同其理。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三者是：聖智、仁義、巧利，以文而言是為不足者，故以其本質而作為根本，所屬者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見素抱樸者，回復天心，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少私寡欲者：人若澄其心，遣其欲，心無其心，物無其物，六根不生（眼、耳、鼻、舌、身、意），六塵不起（色、聲、香、味、觸、法），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人能行此，修身、治民、治國，無往而不利者也。

道德精義之玄章總結、第十九

夫聖智、仁義、巧利，乃為道之「三蔽」「六賊」，斯美名中有不美存焉，善之中有不善存焉；利之所在，害亦存焉；福之所寄，禍亦伏焉；故須絕之棄之。且以其為文不足，為道尤遠，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古來至聖君之君，順自然之道，行無為之政，不好事喜功，不厭事而廢政，雖有智慧，一齊收入無為國裏清靜之鄉中。而下觀而化，自然親其親長其長，安其俗樂其業，人性敦厚，物亦繁衍，各正其性命之情，其利不誠百倍哉！

仁義、孝慈乃人之心性所有之本根，與生俱來之天性，若不失其本真，則道全德備，其所行者仁義、孝慈自然在其中矣。惟人易受外物所緣染，利慾薰心，假仁義之旗幟以譽天下，粉飾孝慈之門面以攫人心，以有為法遮掩其所奪取仁義，孝慈之美名，與發乎自然本根之仁義、孝慈，有霄壤之別矣。故此，以道之本真，以復人之天性，返樸還醇，則為子自孝其親，為父自慈其子，其為當自為，其行所當行，蔚然成風，民復孝慈必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者：人受功利及物欲所誘，遂賣弄巧利聰明以嘗其願。貪鄙而持權柄者，出而宰物治世，不知道本無為，順而導之則易，逆而施之則

難，故或喜紛更而擾民，設法興條，究至國家多難，民不聊生，或好功烈而荒政，窮兵贖武，卒至府庫空虛，民不堪命，則民窮國病，攘竊劫奪之風起，而盜賊公行天下，皆由巧利之君而遭此困厄也。若明其道，不用其巧以取其私利，以君子之德風，順勢以導，民之德草，自然如水之趨下，火之炎上，有不可遏抑者焉。民風正靖，自然盜賊無有。

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此三者，雖文采不足於外，而實質則多於內也。故太上提示：「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教人去其外物之累，以完其太樸之真。襲其常，守其分，去其華，全其天，而各安其性命之情，則自內外兩無虧失，而與道全真矣。

玄功聖解：此喻修養之道，先要存心養性，心性一返於自然，斯後天之精氣，亦返為先天之精氣。倘未見性明心，徒以後天氣質之性知覺之心為用。則精屬凡精，氣屬凡氣，安得有真一之精，真一之氣，合如成丹乎？故去此「三蔽」，心澄志堅，六賊消聲匿跡，自然見素識定，抱璞神全，少私寡欲，而既得其旨，於是煉精、煉氣、煉神，在在皆是，得心應手，進而煉神還虛，煉虛合道矣。

第四節……《道德經食母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澹兮其若晦，漂兮若無所止。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註釋：絕學無憂。太上所言之絕學，前十九章有云：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此三者，乃絕學也。若以文而說之、詳之、辯之、釋之，其文皆不足以明之。惟統而一之，乃「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也。絕學者，非不學也，而非不學則無憂也。蓋道德經第四十八章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學不學，為不為。」是其箇中之竅妙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太上是句所指，乃處事之人「尸位素餐」，身居要職，不負責任，唯唯諾諾，人云亦云，全無主見，常推卸責任。最近港之熱門話題「鉛水」為禍，吳亮星議員提話：「港人年年延長壽命，是否水含適量之鉛分可導致壽命延長，有否科學之數據？」高永文回道：「並無數據說飲用鉛水有益。」港民眾建議吳議員每天飲用適量鉛水，必定「延年益壽。」鉛水飲用有毒害是事實，無可置疑，政府召開大會調查有關部門；房署、水務署、承建商、外判商、及水喉匠。我們司機林鄭月娥得出結論：「所有有關人等，包括全港市民「認知不足」，故而發

生，看不到官員等人要對事件負責。」好個「認知不足」，高官護短，張開眼睛說「夢話」。如此這般事件便無人負責，胡鬚曾及高官等庸才之流，享高爵厚薪，而受之無愧，更能安枕無憂矣。

宋、蘇軾《講田友直字序》：「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註釋：宋朝時期，韓城人田益，字遷之，敢於直言進諫，言辭鋒利。黃庭堅認為其名與為人不相符，「田直」則名副其實。朋友在旁作解釋道：「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指唯唯諾諾者眾，不如一名諤諫之士之可貴也。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敢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善之與惡，一念之差而已。惟兩者之對比，卻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假若人心存一點善念，少私寡欲，摒棄金錢、權力、名利、物欲、宗教、種族分界之鬥爭，則侵佔掠奪，殺戮傷亡，生靈塗炭，自然大幅下降，仁愛祥和自然露出曙

光。惟說易行難，皆因人心險惡難測，事之發生，無日無之，天天重演，確實令人嗟歎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史記》、《貨殖傳》、第六十九。漢、司馬遷。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歸。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夫聖人者，對名、利、物欲並不熱衷，能乘物遊心，甘於淡薄。如有偏頗欲念萌兆之將起而未起時，立即止念。私欲邪念，將自貽其咎，故必須防範於未然

也。清、李二曲有云：

人心本自樂 自將私欲縛 私欲一萌時

良知還自覺 一覺便消除 此心依然樂

修真之道，清虛自守，恬澹無為，謙遜自持，無欲無求，如嬰兒之未孩，蓋嬰兒者，其本能自然而然，貴求食於母也。初生嬰兒，正如宇宙之鴻濛未判，天地未分，無善無惡，一炁流行，周遊六虛，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乃形而上之道也。

惟是陰陽既判，天地已分，造化之功可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萬物萌生，此形而下者之謂器也。由嬰兒之漸長而成兒童，由兒童而發育成少年，由少年成熟為壯年人，其知見所得越多，物欲之念越大，處於純樸無華之鄉土者，與處於發達繁榮之大城市者，其落差更為大也。居於大城市者，高樓大廈，物質品類，琳琅滿目，凡夫俗子者物欲需求極盛，多多益善而若無所止，是以謂「眾人皆有餘」。聖人之道，深知「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遺之、棄之、遠之，蓋「知足常足」，而知足者則心境安泰自常樂也。

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澹兮其若晦，漂兮若無所止。

太上所言：沌沌、昏昏、悶悶，予人之誤解印象為：蠢蠢鈍鈍、朦朧混混、沉沉默默、糊糊塗塗，正一大悶蛋也。誰不知原來如此者，卻是聖人之妙道也。聖人細觀體察大自然天地陰陽造化之機，感而遂通，創出其中實用之義理：「大成若缺、大盈若沖、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由上而引出：「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直若屈。能明瞭箇中之妙理，妥善運用，則無往而不利也。愚人之心也哉者，即「大智若愚」，有智巧而不用，虛懷若谷，精神內斂，深藏於內，鋒芒不露於外也。所謂「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甚至飛禽走獸亦懂此理，「鷹立如睡，虎行似病。」假裝如此所以捕捉獵物也。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絕學無憂，乃去除一切自以為是之聖智、仁義、與巧利，則無思無慮，抱道而居，守本而靜，則得以貴求食於母者，故能返樸還醇而道全矣。

聖凡有別，由於修持之分，唯阿一聲，善惡一念，始則同根，終若天淵之

別。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以故素位而行，一任窮通得喪，無入而不自得。」此等境界，與常人不學無術者較之，相差遠矣。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人之所畏者，畏其名利得失之不足，而我所畏者，名利得失是我之負累也。故人之所畏，我亦安可不畏人之所畏哉？惟其有所異同而已。畏鬼神，畏天命，畏大人之言！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畏，故無所不謹；小人之存心，為己之名利物欲所貪求，是以一無所畏，其畏者，恨所求不能遂其願矣。故其所為也，則肆無忌憚是也。修丹者，是以下手之初，務須收斂神光，一歸混沌，於動於靜，處常處變，俱如洪荒之世，天地未闢，浩浩蕩蕩，不啻夜之未央。

複述《史記》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眾眾勞其身心，憚其叡智，而醉生夢死於太宰春臺之間，惟我獨澹兮泊兮，自隱無名於無朕無兆之際，無識無知，無欲無求，如嬰兒之未孩，任天而動，其動而不著迹者也。眾人貪求要求有餘而無止足，因為「有」，而役於功名，役於利祿，役於欲樂，役於生死。我則遺之，棄之，因為「無」之所求以也。俗人皆貴於「有」，而我獨貴於「無」。俗人不識，以為此乃「愚人之心」，豈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足若匱，大聖若凡。

第五節……《道德經從道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

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註：孔德者，據河上公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道所指為天道，德所指為人德。故德者，道之功也。而王弼注：「孔，空也。惟以空為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道經、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註：道體虛無，似有若無，似無若有。道經、第十四章、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若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道者，道即一也，一即先天，先天者，無極也，無極而太極。儒家謂之太極，釋家謂之圓覺，道家謂之金丹，皆此一也。若淺而言之，夫宇宙在天地未分，陰陽未判，其境界鴻濛混沌，渺冥虛空，無形無象，無聲無臭，是為先天之

元始祖炁，至大、至極、太易、太初、太始；無形、無象、無聲、無臭、既無精神，並無體質，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故強名之曰「道」。

惟此「炁」與普通之氣有所異也，蓋此炁在乎氤氳作用流行之下，有靈有顯，生動生靜，分陰分陽，化育林林總總，森羅萬象之神奇宇宙。易經繫辭傳、下、第五章、有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以先天之境界乃鴻濛混沌，寂然窈冥，恍惚虛空，陰陽未判。如此現象，不能永恆不變，太始之炁由此神奇奧妙之情況而孕育，此一炁流行有「生元」之作用，可稱天地之能量，造化產生之本能，是為太素，有形有質，為天地之始，萬物之母。

太上道經、沖和章、第四十一、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知此之變易，故易經繫辭傳、上、第十二章，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由先天衍化而後天，宇宙進化，萬物衍生，生生不息。惟是黃帝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觀乎太極為宇宙之創始，萬有之根源，而必起變易，萬物產生，成長、消息、盈虛、盛衰，生滅，皆由太極後天之演繹而產生。子曰：「四時運焉，天何言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修道在乎順，毋違大自然之

旨也，而生壯衰老病死，此順數也。聖人知惟有真常之道，而真常之道者，乃先天真一之炁，亦云：元始之祖炁也，無形無象，無聲無色，無質無臭，不生不滅，故能永劫長存。

太上教人長生久視之道，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而宋末明初之著名道士、李道純，乃內丹學之「中派」曰：「人情多聚散，世道有興衰，惟有真常在，古今無改移。」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做法真一之道，逆修以作返還，逆死以祈天命也。

凡物之成乎形象者，久則必毀，物之聚乎精華者，久則必散，而日月不散，物之麗乎木火土水者，其質終壞，而真金不壞。物之屬乎砂石草木者，其性可死，爾是以仙家金丹之號，非苟而取。人皆知「有生必有死」，仙家究其因，遂「以術延命，以道全形。」故「金丹」者，象乾坤以為體，法日月以為用，乾坤吾身之天地也，坎離吾身之日月也。乾坤升降有候，坎離配合則有機，至寶煉成，一得永得，其所以不毀不散不壞不死歟！金丹大道，包空括壤，越數超形，無可比擬，大矣哉。

既知生死之說，故談返還不死之術：

古有不死神 並無不死身 其神得不死 即是得仙人
 仙死神則存 存亡隔天壤 仙凡非等倫 世上期頤輩
 亦能歷多春 究其老將至 模糊失性真 茫茫貪欲擾
 奄奄志氣昏 未死身先亂 未生味前因 並不待來世
 眼前早沉淪 誰能抱奇術 閒居煉元神 縱難逃一死
 靈性獨超塵 逍遙天地間 吹簫迎洞賓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鑿蟾子、李道純

經文：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註釋：纒言可道，即非常道，何以名道。噫、只此道之一字，已道了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可既。惟恍惟惚，不屬聲聞，曰希曰夷，無有定體。若作聲聞，不足以成道，若作定體求，不足以應變。道雖無

形，因天地生育，其形可見，道雖無情，推日月運行，其情可察。道雖無名，窮萬物長養，其名可立。易繫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道之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一寒一暑，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道本無名，聖人強立名道者，通天下之萬變，歸天下之殊途，坦平驀*（*音：默。解：突然）直，大路之謂也。

經文：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註釋：鴻濛未判，動靜之理已存。清濁既分，動靜之機始發。清而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地一闔闢、一陰陽、互動互靜、機緘不已，四時成焉，百物生焉。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於物之最靈。人法天，女法地，男清女濁，即天地之昇降也。男動女靜，即天地闔闢也。天地網緼，萬物化生，降本流末，生生化化而無有休息。太上始言無形無情無名，天地之始，次言有動有靜，謂有名萬物之母也。若復有人知此兩者，同出異名，則知清濁本一，動靜不二，流雖濁而其源常清，用雖動而其體常靜，清靜久久，神與道俱，與天地為一。

道德經從道章、精義總結。

孔德之容，即玄關竅也。古云：「一孔玄關竅，乾坤共合成，中藏神氣穴，內有坎離精。」又曰：「一孔玄關大道門，造鉛結丹此中存。」契曰：「此兩孔穴法，金炁亦相胥。」故道曰玄牝之門，儒曰道義之門，佛曰不二法門。總之皆孔之德器能容，天地人物，咸生自個中，無非是空是道，空道不離以為用，故曰惟道是從。欲求道者，舍此空器何所從哉？若欲採藥煉丹，必須虛也而含至實，無也而賅至有。

修丹者務須將萬緣放下，靜養片刻，觀炤此竅，惟恍惟惚，若存若亡，虛極靜篤之中，神機動焉。無象者有象，此離己之性光，木火浮動之象，即微陽生時也。再以此神光偶動之機，合目光而下炤，恍兮若有所覺，惚兮若無知，其中之陽物動焉。此離光之初交於坎宮者，其時氣機微弱，無可採取，惟有二候採牟尼法，調度陰驕之氣，相會於氣穴之中。

自古及今，凡修士皆以此真氣之採而不離，然後有生發之象也。遍閱萬物初生，無不同此一點真精，成象而成形，故吾又何以知眾物之生有同然哉！皆「以此」之生之用也。凡道者修煉之初，必要恍惚杳冥，而後人欲淨盡，天理常存。

凡息自停，真息乃見。此何以故？蓋人心太明，知覺易生，若到杳冥，知覺不起，即元性元命，打成一片，此個恍惚杳冥，是為修者之要也。

學人常靜定時，忽偶生知覺，此時神氣凝聚胎田，渾然粹然，自亦不知其所之，此性命還於無極之天也。雖然，外是有理，而丹田中必有融和氣機，方為實據。

由此一點融和，採之歸爐，封固溫養，自能發為真陽一氣。但行功到此，大有危險，惟一心內守，了炤當中，方能團聚為丹藥，可保長生。惟他念一生，元氣即雜後天而不純，若動淫思，氣機即外馳，真精從此漏洩矣。古人云：「洩精一事，不必夫婦之歡，若念動則真精已不守舍，如走丹一般。」

學人必須心與氣合，息與神交，悟透玄機，抱元守一，久久自然精滿不思色，只要常行熟道，念頭不動，三兩月間，外陽自修攝，身中元氣充足，人仙可得，則天仙又何遠乎哉？

第六節……《道德經抱一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
窪則盈，敝則新，
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枉則直，

註釋：太上是章開闡教人處世之道，道家者以性命雙修為宗，並非一般人以為道家只是獨沽一味延命養生之說，而覓食維生之環節上，則是喃喃打醮，占卜祈福以求財路而已。誰知古之善為道者，玄妙微通，深不可識，世俗凡人豈能洞悉。有道之士皆能體察太上示人哲理之偉大，既可入世亦能出世，先盡人道，然後方為己以盡天道。「利物濟人」以「道」濟天下，先立下楷模，後人始能「唯道是從」也。

易經繫辭傳、卷四、有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之道。」又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此哲理皆由易道得悟而出。「曲則全，枉則直。」是處事之良方，待人接物，面面俱圓，疑難糾結之事，莫不如春冰之初泮，終於能解。其他之相類辭匯，如「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能屈能伸」、「韜光養晦」，「唾面自乾」等，彼彼皆是。

往昔君臣之相處，重刑罰者；忠臣犯顏力諫逆鱗身死者，有夏桀大臣關龍逢，及殷紂之叔父比干。較輕刑罰者，大臣有觸怒漢武帝龍威者，遭受腐刑之大

史學家、司馬遷、在宋朝時，被君王謫居者；而擁著名才學之輩有，蘇軾、韓愈、柳宗元等。春秋時，齊之晏嬰，及唐之魏徵，幸有明君主政眷顧，始幸免於難也。

窪則盈，敝則新。

窪則盈者，凡上德之人，虛懷若谷，故虛則能容，容則能受也。江海善下，而百川歸之，善於窪者則必善於盈也。

《新唐書·郭子儀傳》

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纔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人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

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

長者，得無致疑乎？」

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

註釋：郭子儀事君上誠懇，對下級饒恕寬大，賞罰分明。受得寵之佞臣、程元振、魚朝恩向君王說長道短，詆毀不斷，當其時，國家正處於多事之秋，子儀掌握重兵於外，惟詔書一至，隨即打道回京，毫無一絲顧慮，是以讒言中傷而無所礙也。出征大破吐蕃靈州時，魚朝恩陰使人發掘子儀父墓，而墓中卻無所得。子儀從涇陽回京師，朝廷內外預測恐懼必有鬧劇事變，及到進朝覲見，君上對此事加以慰問，子儀慟哭道：「臣為統帥久矣，不能管治軍士禁止發掘他人墳墓，現有人發掘臣先人之墓，此乃天譴之報應，非關人事上之事事非非也。」

魚朝恩又曾約子儀往訪其建造之章敬寺，瞻仰佛容，元載使人通知子儀在觀

察軍容時，恐有不利於他，下屬請其在衣中穿上鎧甲護體，一同前往。子儀不從亦不聽勸告，只有十數家僮跟隨。朝恩詫異問道：「為何車騎人數稀少？」告之所聞，認為此乃謊言，中傷離間，不可信也。朝恩感動而泣，曰：「若公非德高望重之長者，能夠無所懷疑之乎？」

魏博節度使者、田承嗣傲慢跋扈，郭子儀派使者往魏博。田承嗣向西下拜，指己之膝蓋對郭之使者道：「此膝蓋不對人屈跪久矣，今特為郭公屈膝下拜。」郭子儀深受他國節使之敬重，其盛德由此可見也。

李靈耀佔據汴州作亂，公私財賦經過要留下，但郭子儀封存之錢幣和金帛過其境，不敢扣留，並派士卒護送過境。在其旗下之幾十員老將，皆受助顯貴。郭子儀與將士們默契相通，不用言語用眼色動作，部隊將卒進退自如，有若部曲之規範。幕府中人共六十餘，在朝中身居要職，聲名顯赫，表示子儀知人善用，與李光弼齊名，而其寬宏大量，深得人心過而不能及也。孫兒眾多，不能一一識別，齊集請安，只可唯唯諾諾，點頭微笑示好。其一生盡享富貴壽考，生榮死哀，位極人臣，可謂亦無憾矣！

少則得，多則惑。

《史記》第六十三卷、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點石成金之故事

話說呂純陽、洞賓仙師經正陽祖師鍾離權十試，後始授予先天大道，而得以超凡入聖，位列仙班。鍾離祖師曾將「點石成金術」授予呂祖，雖則五百年後成

金之石會還原變回石頭。呂祖不願遺害後人，惟正陽祖師說：「汝修業屆滿，然三千功果，八百行願未成，學之以便濟世，作為不時之需，又有何不可乎？」遂授其術。

有一人窮困特甚，平生虔奉呂祖仙師。呂祖寶誥云：「有感必孚。」故感其誠，一日忽降其宅，見其潦倒，家徒四壁，憐憫心起，伸指一點，院中厚石磨變成黃澄澄，金光燦爛之金石磨。呂祖問道：「汝欲之乎？」其人對呂祖回道：「吾不欲也！吾不欲之也！」呂祖心中竊喜，此子貧而不貪，其志可嘉，認為是可造之材也。乃問之曰：「本仙欲授汝「先天修煉之道，如何？」對曰：「非也，吾所欲者，乃汝之指也。」呂祖聞之，倏忽不知所踪。

賞析：「少則得，多則惑。」道之理也。有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其數量有不足者，則彌珍貴也，不會浪用也。唐、李紳、《憫農》詩篇：「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聖人如何抱一為天下式？黃帝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故聖人抱一者，其道乃是行其天地之道也。人為萬物之靈，觀察天地之道而效之，是以利物濟人，拯厄扶危。「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雨露無私澤。」大公無私，則所言所為，無瑕摘也。是以聖人之動靜行止，默契天地之機，不失其常規矩，居心公正無私，柔弱仁慈，謙遜退讓，清虛自守。其修也，自然水火既濟，坎離相交，陰陽和合，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五臟六腑可得而調泰，九竅百骸光明通暢，性命可固也。修身則身健，處事則事成，治國則國安，治天下則得天下矣。如若背道失德者，放僻邪巧，驕矜暴戾，奢穿淫亂，則水火不濟，陰陽失調，神失氣散，萬魔來侵，百病叢生，英年早逝，天奪壽算。豈能修身、處事、齊家、治國、平天下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持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寬宏大量者，有容人之德，不以為自是，則賢者進言，「偏聽則暗，兼聽則明。」得失在於是也。

諫逐客書。李斯。

李斯（前二〇八年秦歷去世），字通古，楚、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人，秦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秦之宰相。師從荀子習帝王之術，因妒同窗韓非子之才，懼怕威脅其在秦朝之位，遂謀殺之。秦王政十年（前二三七年）韓、水工鄭國藉修築渠道，到秦作間諜，以削弱強秦之經濟，秦王聽進言逐外國之客卿，李斯亦在其列，故上「諫逐客書」。秦王受諫後，李斯官至廷尉，乃至宰相，與趙高合謀弄權，終被趙高害殺。

原文：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遊閒（解離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

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秦穆公，為春秋五霸之一，在位三十九年，在西邊之戎族得到由余，『由余乃晉人，逃入戎』，奉戎王命出使秦，穆公愛其才，設計離間，由余降秦，秦後用其計，滅戎稱霸。），東得百里奚於宛（在東邊宛地得到百里奚，乃楚國宛地、今河南、南陽縣人，為虞大夫，晉獻公滅虞，以百里奚為陪嫁臣僕，入秦，後逃至宛，為楚人所執，穆公以五張黑公羊皮贖之歸，與議國事，知其賢，授以國

政，相秦七年而秦霸。），迎蹇叔於宋（蹇叔：春秋時、秦、上大夫，宋國人，因與百里奚友善，受推薦給穆公拜為上大夫。蹇叔諫勿勞師遠征伐鄭，因晉、鄭早知及有防禦，必伏兵穀山，秦定喪師於此，吾定要為兒收屍。《古文觀止》蹇叔哭師，有敘其事。）。來邠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商鞅、衛人，初為魏相公叔座家臣，後入秦，孝公用之以變法，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戰，強秦，封於商十五邑，號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魏人，入秦相秦惠王、嬴駟）之計，拔三川（今河南省之河、洛、伊三水間之地區）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眾多蠻夷部族），制鄢郢（控制楚國楚、今湖北省宜縣），東據成皋之險（今河南省汜水縣境），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離散六國之合縱計策），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范雎、魏人，入秦，說昭王遠交近攻，加強王權，昭王以為相。），廢穰侯，逐華陽，彊宮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

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昆岡之美玉，在於闐[#]國『#音：滇』，今新疆省、閬縣、東北四百里，產美玉著名），有隨和之寶（隨侯之珠及和氏之璧。隨、古國名。也作隋，在今湖北、隨縣。相傳隨侯曾救大蟒蛇，後大蟒報恩，自江銜珠報之。和、乃卞和得璞玉於山，獻楚厲王、武王，皆以為石，雙足被刖，文王時使人剖之，果美玉也。）垂明月之珠夜光珠，服太阿之劍（春秋時，楚王著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採鐵英造龍泉、太阿、工布三把寶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以鼉皮製成之鼓。鼉、動物名、俗叫豬婆龍，背灰褐色，上有黃斑及黃條，腹部灰色、長約二公尺，穴居池沼底部，以皮製鼓，古人認為有靈異，故名靈鼉。）。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騏（北狄良馬），不實外廄（不養養於宮外之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丹青：硃砂、空青，乃彩繪塗料）。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後列之侍妾）、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珠產於河南、南

陽縣，作頭飾之簪也），傅璣之珥（『#音：利』傅者，附也，鑲嵌小珠之耳飾），阿綉之衣（東阿、山東、齊地所產之白色絹帛），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擊瓦甕，敲瓦盆，作為節拍），彈箏搏搏（箏、樂器，有五弦、十二弦、十三弦等，拍腿打拍子），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虞舜之韶樂，周武王之象舞）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黎民百姓）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之所謂藉寇兵而齎（送給）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

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成功人仕，不固執己之見；更不會自以為是；不自誇己之功勞；不驕矜以己自傲。是故，能集眾意而擇其善者以謀；採納良好進諫之策，而改變自以為是之方略；不自誇己之能，不敢自居其首功，自可團結使眾志成城；不驕不燥，不矜不傲，自能下情上達得以貫通，全無有阻礙，安泰自得增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道德經精義節錄清、黃裳元吉

大道之要，必至無而含至有，卻至有而實至無，始為性命雙修之道。蓋以性本無也，無生於有，命本有也，有生於無。若著於虛無，便成頑空，若著於實有，又拘名象，縱不流於妄誕不經，亦是一邊之學，究難與大道等也。修者務須萬緣放下，心中纖塵不染，存無守有，自然尋出一點生機作為丹本。古人謂之真陽、又曰「真鉛」、又曰「真一之炁」、又曰：「真種子」是也。

太上云：「曲則全。」言人身隱微之間，獨知獨覺之地，有一渾淪完全活潑生機，存之養之，採取烹煉，即可至於丹成仙就。昔人喻冬至一線微陽，至於生生不已，又喻初三一彎新月，以至於十五月圓，無非由曲而全之意也。夫曲隱也，其機至微，其成則大，即中庸云：「曲能有誠」是。要之一曲之內，莫非理氣之元，全體之間，亦是太極之粹，即曲即全，故曰曲則全。聖人尋得此曲，兢兢至慎，迴環抱伏，如雞溫卵，如龍養珠，一心內守，不許外露，久則浩浩如潮，逆而上伸，一股清剛之炁，挺然直上，出乎日月之表，包乎天地之外。坤卦謂坤至柔而動也剛，皆由致曲之餘，潛伏土釜，積而至於滔天，勃不可遏，有如是耳。

且夫枉而為陰為柔是此氣，直而為陽為剛亦此氣，雖曰由枉而直，其實即枉即直，自隱曲中洞徹本源之後，其見則易，為守則難，惟優焉游焉，直養其端倪，更卑以下人，謙以自待，庶無躁暴急迫之性，不生邪見，不動凡火方能養成金丹。由是以神馭氣，以氣合神，隱顯無端，變化莫測，所謂至誠無息，體物不遺，無在而無不在，何其盈乎！

然要必謙乃受益，窪乃為盈也。不然，烏能包涵萬有哉！況乎一曲之微，

皆吾人本來之物，所謂敝也，敝即故也。中庸溫故而知新是。學人欲得新聞生新意，非從此故有之物溫之，何能得新？是亦即敝即新也。惟從其敝，其故有，其少而養之，浩然之氣可充塞天地而貫斗牛，總之聖人抱一以自修，又將施於天下，作為天下之楷模，是謂「吾道一以貫之也。」夫道本天人一理，物我同原，何今之學者，每固執己見，謂人莫己若，此驕矜之念，已覺障蔽靈明，而不知酌古準今。

取法乎上，中庸云：「君子之道，闇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日亡。」誠修士所宜凜凜矣。縱使幾於化神，亦屬分所宜然，職所當盡，何必炫耀於世，誇誇其談，以顯己功，若使自伐，不但為人所厭，即功亦偽而不真矣。古人功成告退，並不居其功，宜其功蓋天下，為萬世師而已。至於自修自煉，猶衣之得暖，食之得飽，皆自得之而自樂之，且為人所各有而各自足之，何必驕傲滿假，自矜其長。雖云智慧日生，聰明日擴，亦是人性同然，不過我先得矣，何長之有？若使自矜其長，則長者短矣。人雖至愚，甘居其後，爭端有不從此起耶？若子無所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所謂曲則全者，誠非虛語也，謂非全受而歸之者歟！

第七節……《道德經同道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註釋：

一 「希言自然」：「道法自然」，道者，無聲、無言，聽之不得，聞之不可，而天地運作之永恆，乃道之作用，是為自然。其隱喻，聖人行不言之身教，合乎自然之道也。

「論語、陽貨第十七」。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夫子喻學養貴乎能自悟，天之道乃大自然之恆常變化，萬物之長養，息息相關，弟子須內心體察，自能妙萬物而言之。太上道經有云：「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二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道德經、無私章第七、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與本章所言：「天地尚不能久。」豈非互相矛盾乎？此為世俗之人所誤解

也。天長地久，就天地本體而言；其實在所指者，乃「飄風、驟雨」，乃天地之所為而言。天地之所為，有常有變，有久有不能久者，而況人為乎？故下文宣示人以常道而治國理事，得民眾喜悅之歡心，則國祚定可長久。否則，統治者其所作為，對人民百姓暴戾兇殘，毫不愛惜，如大自然飄風驟雨之肆虐，其國祚只能得朝夕短暫之期而已矣。

三 「飄風」：旋風、颱風、龍捲風等。古稱迴風。

四 「驟雨」：暴雨、疾雨也。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昔者，歲首之始，農村鄉黨迎春接福，其所用之春聯、春貼，或稱揮春者，如：「炮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戶更新年。」

「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

「和和順順千家樂。日日年年百姓福。」
「門迎春夏秋冬福。戶納東西南北財。」

但最普遍流行而合乎眾心者，莫過於：「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也。

太上示人，觀天之道，而執天之行。「希言自然」者，大道不言而無聲也，天地亦然。天地所以能言者，乃是陰陽造化之代而施為，是以風風雨雨，雷電交錯之發生而已矣。唐詩、春曉。孟浩然。詩曰：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初春乃天地之常道，綿綿細雨，和風輕拂，滋潤萬物，大自然孕育萬物，賜予長養之機，農務適時而耕作，是謂「一年之計在於春」。天地有常，自然物阜民豐，五穀豐登，風和日麗，百花綻放，四境安寧，政通人和，百姓喜悅，國泰民安必矣。

至若天地不和，陰陽失調，天昏地暗，飄風驟雨至矣，此乃大自然失常顯示之現象。霎然，狂風怒號，巨浪排空，暴雨傾盆，泛濫成災，山泥傾卸，房屋倒塌，道路阻塞，禾稻失收，人畜傷亡，受苦難災禍者，必定苦不堪言矣。惟是此

異常之變易，不能有所長久者，故太上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且行之如此不濟，何況於人乎哉？其所以喻者，掌握國政者，必須順應天時，若行暴政殘民，則如飄風驟雨之短暫，不可持久也。道經、玄德章第十、其中有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註析：初春時間，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二氣交流，乃「地天泰」卦，坤上乾下。雲行雨施，草木蕃生，正是務農最佳時也。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論語謂「使民以時」，無舉大事，無聚大眾，無置城郭，即不聚眾以修築。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春三月，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又「生而勿殺，

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太上主旨：人法天地，無論政令措施，百姓生活皆不可變更天地大自然之法則。若時令不合，將發生種種災異。春為木，夏為火，孟春行夏令，如火炎焚木，故草木早枯。春秋繁露五行五義：「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為木，秋為金，木主生而金主殺，故「孟春行秋令，是應暖而反涼，民多瘟疫，是中醫所謂「時氣病」也。又金生水，故疾風暴雨數至，而荒草亂生。冬為水，故水潦為害。霜雪大至，傷折萬物，首種不入，即是時應首先下種之穀物亦難以生長也。」

註釋：是月者，正月也，不可以舉兵，若興兵必有天殃；兵爭未起，不可自為戎首而發動戰爭。要順應自然法則，不可變天之道，不可絕地之理，不可亂人之綱紀。若氣候失調，孟春和暖如夏，則雨水失時，草木早枯，國民驚慌。春行秋令，寒涼反常，為時氣所害，瘟疫流行；暴風暴雨數至，而藜莠蓬蒿叢生。若春行冬令，寒冷如冬，則大水為害，霜雪劇降，首次播種而不能下土矣。

道德經精義、玄功聖解之要錄第二十三章。清、黃裳元吉

道本無聲無臭，故曰：「希言」。道本無為無作，故曰：「自然」。夫物

之能恆，事之能久者，無非順天而動，率性以行，一聽氣機之自運而已。若矯揉造作，不能順其氣機，以合乾坤之運轉，日月之升恆，適有如飄蕩之風，狂暴之雨，拔大木湧平川，來之速者去亦速，其勢豈能終日終朝哉？

雖然，孰是為之？問之於天地，而天地不知也。夫天地為萬物之主宰，不順其常，尚不能以耐久，況人在天地間，如太倉一粟，又豈不行常道而能悠久者乎？故太上論道之原，以無為為宗，自然為用。倘不從事於此，別誇捷徑，另詡神奇，誤矣！

試觀學道之士，雖東西南北之遙，聲教各異，然既有志於道，不入邪途，無不昭合無間，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既知修道，自然抱德，凡自明其德絕無紛馳者，無不默契為一。故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又何怪誕之有耶！

下手之初，其修也有道有德，有軌有則，脫然灑然，無累無繫，到深造自得之候。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從前所得者，至此爽然若失，工夫純粹，打成一片，恰似閉門造車，出而合轍，無不一也，故曰：「失者同於失。」此三者功力不同，進境各別。至於用力之久，苦惱之場，亦化為恬淡之境，洋洋乎別饒佳趣，詡詡然自暢天機，苦已盡矣。樂何極乎！故曰：「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第七節……《道德經同道章第二十三》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可見無為之體，人所同修，自然之工，人所共用，雖千里萬里之聖，千年萬年之神，時移地易，亦自然若合符節，有同歸於一轍者焉。

倘謂自然者不必盡然，則有臆見橫於其中，有異術行乎其內，或執於空而孤修寂滅，或著於實而固執死守，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皆由不信無為之旨，自然之道，而各執己見以為是，無惑乎少年學道，晚景無成，志有餘而學不足，終身未得真諦，誤入旁門也，可悲也乎？可慨也乎？故學者，必須明此，方不為旁門左道之所誤也。元、陳致虛真人詩云：

飢餐渴飲困來眠 大道希言順自然

十月聖胎超脫出 奔雷震裂上丹田

道德經不處章第二十四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九四

跛：企也、踮也。《說文解字》：「舉踵也。」提起足跟而站，是有所企望，此舉動是站而不穩，並不能久者，且未能有所安。

跨：邁進而過，闊步而行，欲速則難達，如此闊步速行，則肢體累壞，不能如此之長久支撐也。

餘食贅行：冷飯殘羹，是謂餘食，亦謂廚餘，人之所棄也。贅「行」：《注本多作》形」。王道注：「行」當作「形」，贅形乃形之附贅者，駢拇之類。莊子、駢拇曰：「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惟王弼注曰：「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疣贅者也。」其解釋是其所作皆多餘負累之行為，故稱「贅行」也。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

跛者欲高於人，舉踵而立，必不能久；跨者欲超越於人，闊步邁行，必不能遠。故不安分、不守常、不行道、不循天道，違反自然法則，強為而作出人頭地，穿鑿而行，如前章所云：「飄風驟雨，天地尚不能長久，況於人乎？」孟子、公孫丑篇言：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欲助其長，而苗皆槁矣。

第七節……《道德經同道章第二十三》

九五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說苑、卷第一、君道。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

武王曰：「其失安在？」

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

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

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

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

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

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

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

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

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

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

武王曰：「善。」

自伐者無功。說苑、卷第一、君道。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

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鳧與「即夫餘」、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

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

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

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宰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自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荐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是毫無關係），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也。今山上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史記、第七卷、項羽本紀贊第七。司馬遷著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漢儒，名已不詳矣）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舜之後代乎）？何興之暴也（發迹之快）！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首先起義），豪傑蠭（蠱：通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

數。然羽非有尺寸（無尺寸之封地），乘勢起隴畝之中（鄉土田隴之間），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領導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其名位無好結果），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離開關中而思懷楚地），放逐義帝而自立（逐義帝自立為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借己功勞而自矜驕），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自以為是而不效法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自矜者不長。說苑、卷第十、敬慎。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曾參、孔子之弟子，有孝行）有疾（患病），曾元（曾參之子）抱首（抱其頭），曾華（亦是曾參之子）抱足（抱其腳），曾子曰：「吾無顏氏（顏

淵、字回，孔子之博學高材弟子）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所行者須務實也）。夫華多實少者（花費多而效益少），天也（是自然如此也）；言多行少者（無落實之辦法，說話多多而少做），人也（修養缺失）。夫飛鳥以山為卑；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人以餌引而捕捉之）。君子苟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官位得到便懈怠），病加於少愈（生病稍為好些便不留心健康），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成親後有了妻子，對父母之孝心便會轉弱）；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當初無有不好之問題），鮮克有終（惟很少能貫徹始終者）。」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呂氏春秋、卷十二、凡五篇，又序意。

維秦八年（始皇八年），歲在涪灘（申），秋甲子朔（七月初一日）。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卿大夫也）。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顯頊矣（黃帝訓導顯頊之話），爰有大圓（天也）在上，大矩（地也）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記述治興亂存亡之由來），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測度天文），下驗

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不，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順應天道則生長），地曰固，固維寧（固守意志定安寧）；人曰信，信維聽（所聽所行，信之又信也）。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數也，行其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其智過甚則不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悅而西望知之（由日斜而西墮，望之，思之，是為盛衰之理據也。）

分析：為人主者，須效法天地之道，法乎自然，天公地道，若不守本分，為私而以智取，此是歪行而取之不義也，是謂「餘食贅行」，災殃禍害之由來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說苑、卷第三、建本。

曾子芸（與耘通：除草）瓜而誤斬其根，曾皙[#]（[#]音：色）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回復清醒），蹶然（驚起狀）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勞累、勞苦）乎！」退屏（退到屏風後面）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心中平靜，並無怨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向孔子謝過），

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小鞭打就站待），大箠則走（大杖就該走避），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萬一被打死，陷父親於不仁不義），不義不孝，孰是大乎（事體還有比此嚴重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錯，其母笞[#]（[#]音：雌）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總結：本章所示為老子表達修道四戒之條；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為有我之私病；自見者妄自稱尊，自是者妄自為大，自伐者妄自居功，自矜者妄自驕長。此四大通病，其在道也，如餘德贅行，修道者所不處也。是以「眾人皆以我，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所以老子能異於人，獨異於世，更能異於千秋萬世者，以其心同天地，昭然如日月，無我無私，無為而無不為之精義，世俗之人，與修道之士者，豈不可細而察之，奉而行之也哉！

第八節……《玄功聖解第二十四》

道德經精義、簡要精錄。清、黃裳元吉著

前云希言自然，非若世之蚩蚩蠢蠢，頑空以為無為，放曠以為自然者比。其始本大中至正之道，準天理人情，循聖功王道，操存省察，返本還原，以上合乎天命，故無為而無不為，自然而無不自然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殆其人歟！過則病，不及亦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是也。人之立道，原有常而不易。

跂者兩足支也。詩曰：「跂予望之，以之望人則可，高瞻而遠矚，若欲久立，其可得乎？跨者兩足張也，以之跨馬，則可居鞍背，若欲步行，又焉能乎？」明者不自是，自是者不明。彰者不自見，自見則不彰。自伐者往往而無功，有功者物莫能掩，何用伐為？自矜者往往無長，有長者人自敬服，奚用矜為？無為自然之道，所致所為，皆聽諸天，所行所止，渾於無心，何等安然。譬曰食之過飽，行之過勞，非徒無益，反見其害。故曰物或惡之，若矯揉造作，強求所欲，不擇手段，有道君子鄙之病之，而不屑所處也。

希言自然者，不外乎一個「清淨」。何謂清？一念不起時也。何謂淨？纖塵不染候也。總之心如明鏡之無塵，如止水之無波，只是一片空洞了靈之神，即清淨矣！

惟清淨中有光，淨中有景，不啻澄潭明月，一片光華，乃得清淨之實。若有一絲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意，是為障礙，故修道者，務使心懷坦蕩，空虛寂靜，靈府自常涵養，一點靈光普照，如日月懸空於天，無微不入焉。

昔孟子之所長在於養氣，氣不動則神自靈，神靈則心自泰，故不曰而曰養氣。誠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苟不求養氣而徒曰養心，無惑乎終身不得其心之寧者多矣。心得清淨，真陽自生，一切升降運行順其自然，不使跛而立，不使跨而行，餘食不使過飽，贅行不使過勞，若不得其當，物猶惡之，而況人乎？是以有道之君子者，由不忍出此也。

第九節……《道德經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註釋：

一 有物混成：物所指者，「道」也。而混成者，指「陰陽」之未判也。

二 寂兮、寥兮：「寂」，說文「無人聲也」，靜也，安也。「寥」：說文「空虛也」，形容廣大，深也。佛學則曰：「無量無邊」，解靜而無聲，動而無形。

三 周行而不殆：殆者通怠，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日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殆：不怠不倦。

四 字之曰道：「字」之上當有「強」字，見道經、第一章及太上清靜經，均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五 強為之名曰「大」：高亨疑應作「強」為之「容」曰大，曰逝、曰遠、曰反。蓋道既字之曰「道」，又何以名之曰「大」。莊子等書，亦無名曰大者。大、逝、遠、反，均為道之形容，而非道之稱謂也。

六 遠曰反：反者返也。說文：還也。玉篇：復也。歸根復命之義。

七 王亦大：王居其一：「王」當作人，若作王字則義小矣，當非老子之本意，蓋古人之尊君者妄改之，見下文「人法地」之人字未改以証之。

八 道法自然：道者「純任自然」，自然而然。王弼：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莊子、內篇、第六篇、大宗師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音：培）乃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註釋：「道」是有徵驗可尋，在道經第二十一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窈兮冥，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先天地生，自古固存。神鬼神帝，謂道力可使鬼有神，而帝亦有神。「道」彌綸於天地、宇宙、六合之中，無所而無不在者。狶韋乃上古帝王，得道自以得執掌天地，伏羲氏，（同伏羲氏），得道之元氣，混同太一，維斗即北斗星也，乃眾星之維綱，得其道力，永存而不脫落及無偏差也。日月得之，常照而運行不息。堪坏得之，於崑崙山為山神。馮夷得之，成河神以遊大川。肩吾得道，以處泰山為山神。黃帝得道，可直登雲天，顓頊，黃帝之孫，高陽氏也，得道，為北方之帝，玄為北方之色，居深宮為帝也。禹強得道，為北海之神。西王母得道，居西方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是以莫知始終。彭祖乃帝顓頊之元孫，善養生得道，生於虞氏而能壽及五伯（五霸也），凡八百歲。傳說得之，是說武丁乃殷高宗得傳說為相之輔助，以安撫天下，得道化為星精，升登於東維箕、尾二星之間以定位焉，遂與眾星並列。

復論：道之為物。有物混成，是所謂恍惚窈冥中之物，乃無物之物，無象之象，而視、聽、搏俱不可得，混而為一，繩繩兮不可名之物同，是所謂之道紀也。道紀者是所稱之道極，即無極也，混而為一之一，與有物混成之物，即太極也。太極負陰而抱陽，能生萬物而無息。故能有五太；五太者，有理未有炁，謂之太易。有炁未有形，謂之太初。有形未有質，謂之太始。有質未有體，謂之太素。理炁形質體用完具，謂之太極。以其在天地之先，而天地實一陰陽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實為一陰一陽混成一物，先天地生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子、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邵雍、康節，觀物內篇：「天生於動者，地生於靜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王弼注曰：「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始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道不與物相對待，不依靠物，亦不隨其變遷。由萬物之變化而知其生化本源，是永恆不變之真常。故道之「獨立而不改」，言其超乎萬物生滅現象之上，永恆不滅者也。

至道窈冥，超然獨立於天地萬物之上，能生成天地萬物而不為天地萬物所流轉，能化育天地萬物而不為天地萬物所變易，周流六虛，行健不已，故曰不改不殆。天地可改而道不改，天地可殆而道不殆，以其純粹精一，渾合自然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乾坤兩卦之謂也。乾坤兩卦之卦序：乾鑿度曰：「乾坤相並俱生，其次第不可序。天地之生萬物，變化無窮，其先後不可序。宇宙萬有，運化無窮，元氣綱緼，神功浹[#]（[#]音：接。解：周匝）洽，鴻濛渾淪，無象無形，是乃先天境界，然陰陽兩儀，動靜相須，消息往來，無端無環，二者推衍，由氣化而形成，自形化而質化，以孕以育，以生以成，是先天而後天也。義文作卦，孔子序之，蓋以卦象示天地萬有之序。

乾坤來自太極，乾元資始，為陽，主動，坤元資生，為陰，主靜。故陽動，

陰靜，陽先，陰後。陽一，陰二。陽施，陰承。一始一生，一動一靜，一先一後，一大一小，兩兩綱緼，生化不息。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惟在功能而言，陽中有陰，陰中含陽，剛柔互用，相生相成，其性相悖，其情相通。故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而後生。」故就天道而言，陰陽乃天地之造化功能，就人道論，乾坤乃六子之父母，以變化推演，乾坤乃易之門戶，此兩卦列眾卦之首。

卦義：乾，健也，剛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無窮。乾居六十四卦之首，以示乾元始創，開化萬有之功能，周易以乾坤兩卦為領導卦，蓋取其乾陽創始，坤陰資生之義。乾卦具元、亨、利、貞四德，剛健不息，六龍御天，與坤陰配合，一陰一陽，綱緼往來，所以成四時而育萬物，造化神功，從茲肇始矣。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者健也，謂天道之運行，至大至剛，晝夜不息，週而復始，無時虧退，是乃造化之樞機。君子宜法此象，至誠至信，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勤奮不懈，精進有為，以自強不息。

卦義：坤，順也，柔也。言地之體，以貞為貴。厚德載物，含弘光大，順乾之元為元，應乾之亨為亨。陰氣之始，婦德之常，先迷後得，德合無疆。為

六十四卦之次卦，乃本於陽先陰後，陽施陰承，陰陽和合，孕育萬有之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韓非子、卷八、解老。

凡理者，方圓、短長，羸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惟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註釋：所謂形象，是指物體方圓、長短、粗細、堅脆等之分別。形象確定，方可論之也。惟形象確定，有存在與消滅，有出生與死亡，興盛與衰落等之變化。大凡物體或存或亡，忽死忽生，先盛而後衰者，不可謂之真常……永恆不變也。

惟是從開天闢地與時俱生者，甚至天崩地裂，天地俱消散，不能長而久，其間卻無絲毫影響，不死不亡，且不衰落者，是謂常也。常、真常也，無變易，無定形。無定形，而無固定之所在，所以非言語所能論之也。聖人觀察之極其深

遠、空虛、玄妙，據其周流於天地及循環運行，勉強稱之，名之，曰：「道」，既有其名，則可以論之矣。是以老子曰：「假若能用語語而論及之者，並非那真常永恆宇宙本體之『道』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第十三篇、天道

原文：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註釋：夫帝王之治天下者，本於效法天地之道，其德業是如天地長養萬物而不為功，此乃道之常，無為而為也，則天下富足。若是有為，則天下皆不足矣。是以，上古聖賢，皆以「無為」誠可貴也。惟無為之道，帝王執之而有其法則；若上位無為，下亦無為，則上與下同德，其位對等，在下位者，恐必另有所屬，上位之政令，或恐難有所聽行，是為不臣之臣也。若下位者，有所作為，上位亦同然，則

無主僕之分，同流合污，何能有所制衡哉？上位者無為而作以利天下，而下位者則要有所作而有所為，方可以為天下之所用，此為絕對不易之管治道理。

原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註釋：是以古之君王使天下萬民歸往者，其智慧雖然包絡天地，不用其智作己之考慮，其辯說能文飾萬事萬物，惟不自用之辯說，才能雖然通達四海，並不顧及己之所得，而已實無所待也。天不有意以生產而萬物化，地不有意生育而萬物自生育，此皆天地無為之功，帝王效之、法之，亦是即無為之功也。是以，莫能比於天之神明，莫能比於地之富有，莫能比於帝王之偉大。所以說帝王之德業如同配合天地無為之功。「無為」是統御天地、驅使萬物、利用人群之道術也。

道德經精義撮要、混成章、第二十五。清、黃裳元吉。

天地間渾淪磅礴，浩蕩彌綸，至顯至微，最虛最實，而凡形形色色，莫不自

個中生來，此何物耶？生於天地之先，宰乎天地之內，立清虛而不稍改易，周沙界而無有殆危，真可為天下母也。未開闢以前，有此母氣，而後天地生，既開闢以後，有此母氣，而後人物肇。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曰大，無所不包，曰逝，無所不到，曰遠，無莫能致，曰反，窮極必返。道之大也，不誠乎四大中所特出者哉？

學人欲修至道，漫言自然，務須凝神調息，凝神則神不紛馳。人之心正，即天地之心亦正，調息則息不乖舛。人之氣順，即天地之氣順。參贊乾坤，經綸天地，功豈多乎哉？只在一心一身之間，咫尺呼吸而已矣。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其即此歟？人果時時存心，刻刻養氣，除饑時食飯困時打眠之外，隨時隨處常覺炤，不許一念游移，一息間斷，方免疾病之虞，否則稍縱即逝，外邪得而擾之，正氣不存，邪氣易入。有必然者，古云：人能一念不起，片欲不生，天地莫能窺其隱，鬼神不能測其機，洵非誣也。人謂築基乃可長生，那知學道人就未築基，只要神氣常常紐成一團，毫不分散，則鬼神無從追魂攝魄，我命由我不由天也。吾不惜洩漏之咎，後學者，苟不照此修持，則無以對我焉。

第十節……《道德經輻重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重為輕根：重，是不輕舉、不妄動，故有「老成持重」、「老成練達」以德之義。是以，「穩重」是為根本，不輕舉妄動，則能事成而順利，輕率而動，其事則凶，或使致敗，故其輕者，自然歸根於重也。故曰：「重為輕根」是也。

至若論修煉「金丹」之道：重者為鉛為精，乃「坎」卦中之一陽，屬水，

一

其性為「水潤下」，故屬重也。輕者為汞為神，乃「離」卦中之一陰，屬火，其性為「火炎上」，故屬輕也。紫陽真人之「金丹四百字」有云：「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真土，身心寂不動。」又其《悟真篇》卷上、第十、有云：「好把真鉛著意尋，莫教容易度光陰，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以示修煉之道也。

二

靜為躁君：守無為，順乎自然者，謂之「靜」。不守無為，不順乎自然，輕佻妄動者，是為「躁」也。躁者，不冷靜，魯莽、衝動，輕率而為，乃失態失德之義，且事敗而不能成也矣。是以能克制暴躁之弊者，惟一「靜」字而已矣，故靜為躁君。吳淑度真人、五養秘訣之除魔詩曰：「談道言玄有萬千，人人自謂得真詮，那知人道無多語，靜裡須參一字禪。」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蓋「靜」至虛極，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身靜則生陽，心靜則生慧，氣靜則生神，神靜則生精。一心以靜為本，靜則定，定則得。白玉蟾祖有云：「大道以無心為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靜為基。」又云：「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小以養德，守清靜以養道。」此為修煉下手法門之道也。

三 輻重：行軍時所載帶之器械、糧草、物資、及軍需品也。經商時，商旅以車乘物者，為興利而不離之輻重。聖人終日行之而不離輻重者，其輻重是以身載德載道，是保身之車，知其屬輕屬重，絕不離棄也。

四 榮觀：古代之高尚建築物，宮闕之屬也，繽紛華飾，聲色貨利，皆得而享受之地域是也。

五 燕處超然：禮記、仲尼燕居、注：退朝而處，曰燕居。亦作「宴居」，安也，息也。而燕處超然者，其本性，樸實無華，恬淡怡適，不為宏偉華麗宮闕、奢華物欲，聲色貨利以擾其心，隨遇而安，清靜無為。心既靜則神清，而心定則神凝，心能虛則神守，心盡滅則神存。古真云：「心死神方活，心生神則死。」心死者，虛之謂也。心生者，實之謂也。紫陽仙師、悟真篇、卷上、第五、云：「南北宗源翻卦象，晨昏火候合天樞；須知大隱居塵市，何必深山守靜孤。」是為「燕處超然」以求所得也。

六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駟馬之車曰「一乘」。萬數戰車之君者，自是大國之主也。六韜、卷一、文韜、文師。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道經十三章曰：「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既然身為大國之君，為何如此之不檢點，不愛己身，縱情於酒、色、財、氣之中，荒廢朝政，而以身輕天下，置天下人如敝屣。須知《道經》、二十九章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也。」辜負天下之人，真是無可奈何無可奈也矣。

七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萬乘之主乃大國之君也，其君道者，須禮賢下士，不能輕率任用無德無能之親屬為官吏，須辨別賢能之士而授予職位，《道經》五十六、道貴章、曰：「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而其利、害、貴、賤，亦常然，故為天下所貴也。故為人主者，必須「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否則賢能之臣皆失諸交臂矣。為君上者，須行「無為之

道」，戒驕戒躁，穩重慎行，若無德行，荒誕淫邪，必喪其國，更亡其身，夏桀、商紂、及周幽王等，彼彼皆是也。

道德經第二十六章之玄功聖解。道德經精義簡錄。清、黃裳元吉

修煉之道，不外神氣二者，調之養之，返乎元始之天而已。其在先天，氣渾於無象，厚重常安，神寓於無形，虛靈難狀。一到後天，氣之重者而輕揚，神之靜者而躁動，氣不如先天之活潑，常氤氳而化醇。神不似先天之光明，脫根塵而獨耀，此命之所以不立，性之所以難修也。

學者欲得長生，須知氣必歸根。夫根何以歸哉？必以氣之輕浮者，復還於敦厚之域，屹然矗立，凝然一團，則氣還於命，而浩浩其天矣。以神之躁妄者，復歸於澄澈之鄉，了了常明，如如自在，則神還於性，而渾渾無極矣。如此神返元性，氣返元命，不啻天地未兆之前，渾淪無際，浩蕩靡窮。斯其凝愈固，其行愈速也，其虛無朕，其用無方也。由是氣愈重而愈輕，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是神能靜而亦能動，易所謂妙萬物而為神。

子思子曰：「至誠如神是。」是以聖人之於道也，終日行不離乎輻重之重，

恐氣輕而累重，反滯其行之機。如此穩重自持，不愈速其行乎？縱有聲色之美，貨利之貴，是為眾人所觀，不為君子所介意。當前寓目，君子一如燕居獨處，超然於物色之外，莫知其為有焉。奈何以萬乘之主，至尊至貴可仙可佛之身，而不自愛，反以世路榮觀，人寰樂趣為緣，不亦輕其身而自視太小耶？

夫輕則失臣，臣即氣也，失臣則失氣矣。躁則失君，君即神也，失君則失神矣。神氣兩失，而謂身能存，有幾乎？此殆不知人身難得，中土難生，而反自輕其身也，不誠大可慨歎！在彼戀塵世之榮華，慕當途之仕宦，只說利己者多，肥家者盛，那知富貴之場，即是干戈之地。古來象以齒焚身，壁因懷獲罪，其為害可歷數也。人奈何只見小而不從其大耶！噫嘻痛矣！

第十一節……《道德經襲明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軌跡，善言無瑕謫。

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一

善行無軌跡：軌跡者，車輪所碾過之痕跡也。聖人之所行、所為者，何以全

無跡象、無軌跡可尋，皆因效法「天行」之道也，故曰：「善行無軌跡」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地給予萬物長養之機，是為大自然之自然而然，不邀其功，不用回報，萬物因之而育，因之而生，因之而長，莫知其由，此天道之善行也，聖人法天地之道而行也。

二

善言無瑕謫：管子、水地：夫玉，瑕適皆見，精也。注：瑕適，玉病也。「適可讀作謫。善於辭令者，其真理常存，「無懈可擊」，惟是，言多必失，故露瑕謫。聖人是以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蓋不言之教，而以身教作為教化，既無言則又有何瑕謫哉？此為不言之「善言」也。

三

善計不用籌策：籌謀策劃，以實行所想、所為以完其事也。史記、留侯世家。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子房功也。此為在計謀之策劃，使敵人墮其陷阱，以竟其帝業之功。春秋戰國時代，群雄紛爭，各展其才，用其智，運其謀，不離爭奪搶掠，戰場殺戮，生靈塗炭，皆非善計也。聖人之善計者，毋用籌策，以天地之大德若生，天地之道而德化，順應自然，人民百姓，自適其所

當適，自行其所當行，生活態況，安祥而寧逸。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雖則百姓不注其耳目，而聖人皆孩之，此為不用籌策之善計也。

四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關鍵，或作關鍵。說文：鍵，鉉也；橫貫鼎耳以扛鼎之器具。段注：謂鼎扃也，以木橫關鼎耳而舉之，故謂關鍵，引申之為門戶之關鍵也。門戶者，出入房屋家門之通道也。故關牢門戶，以防盜賊也。如何善閉之？加諸關鍵器具，然而關鎖之牢，仍然可破也。惟本章所示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經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而眾妙之門者，「乃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禪宗、無門慧開禪師曰：《無門關》有云：「大道無門，千差有路；透得此關，乾坤獨步。」《楞伽經》曰：「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無門為禪宗之宗風，乃頓悟法門之特色。「條條大路通長安」，佛法八萬四千門之多，惟一門深入，門門皆通。世人卻有「門戶之見」，不能打開心鎖，以迎大道之法，固執緊閉關鍵而不肯開，是非「善閉」之法也。但凡「修心」者，不須設置任何關鍵，惟須能善而開，又能善而閉，開闔之道，心自知之。道家者云：「道法

三千六百門，門門各執一根苗，惟有些子玄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故修道之學者，要有學養，聆聽大道，心扉打開以迎之，若旁門邪說，蹊徑妄談，則拒其進佔，是為「善閉」而無關鍵亦弗能開者也。

道經、五十六章云：「塞其兌，閉其門。」道祖教人「修金丹至道」，是為「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參同契、關鍵三寶章、第二十二有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耳、目、口外三寶也，精、氣、神內三寶也。言靜坐修煉時，宜固塞此外三寶，令勿發通；外不入內，內不外出，耳多聽則精搖，口多言則傷氣，目多視則勞神。收視以目內視：返聽於耳，迴耳聰以內聞：緘閉其口，迴元氣以內營。凝神直照於丹田，滌慮身心，無一絲之雜念，神氣自然相抱，窈窈冥冥，惟恍惟惚，內三寶調和烹煉，往來升降，發於規中，充於四體，金丹可結也。此為善閉無漏之妙法是也。

五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繩約者，索也，合之成體曰：「繩用以束物曰「約」。

古之聖人，以信用為重，「一諾千金」，不用立契約，而無所反悔。所謂意

堅情重，不須用任何物件抵押、人事擔保、立文字契約、或盟誓見證。惟現今，世道日衰，至有繁文褥節，條例多多，如用種種繩約之網綁，恐防他人背盟悔約之弊也。道家金丹大道，在此暗喻修煉者，「神氣相抱」，身神合一，既牢且固，融結為一體。

太上老君日用妙經：「十二時辰常清靜，氣是神之母，神是氣之子，如雞抱卵，切要存神養氣，能無離乎哉？」蓋意行則神行，意住則神住，神住則氣聚，元氣聚滿於全身，當然神自不離，神與意相合，則形影不離，氣足飽滿，為子之神自必神采奕奕，神氣相抱，遂能超登彼岸矣。是為「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六

襲明：相傳者，襲也。明者，能悟澈通透天地自然之道，法而守之，守而行之，行而通之，故謂襲明。

道德經精義、玄功聖解節錄。清、黃裳元吉

聖人言語，無所不通，而事物之理，即性命之道，體用原是兼骸，本末由來

不離。曰善行無轍迹，推之氣機流行，河車自運，亦是如此，若有迹象，即屬搬運存想，非自在河車，上合天道之流行。

曰善言無瑕謫。即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曰祖師西來意。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有瑕可謫，即有言可見，非聖人心領神會之宗旨。道本無言，言而有瑕，是其意也。

曰善計無籌策。周天之數，不過喻名三百之數，實非有爻策可計。有則非自然之火候。

曰善閉無關鍵。本是鴻濛未破，元神默默，元氣冥冥，返還於元始之初，以結胎而成聖，若有閉則有開，非內煉之道也。

曰善結無繩約。言神戀氣而凝，命依性而住，神氣脗合，復還太極，以結成黍米之珠，陽神之體，若有則勉強撮合，非自然之凝聚，而不可復命歸真，顧其功效如此。而修養之要，不過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取法乎善與不善之類，返觀內省以為功也。倘矜才恃智做法凌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縱有才智，亦愚昧之夫，終不足以入道矣。於此見修道之妙，聖凡原同一轍焉。

第十二節……《道德經常德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註釋：

一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先論雌、雄此二字；其實是為兩代號，不

可執此為一端。雌者為陰，雄者為陽，陽者主動，陰者主靜。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由此引申：陰陽、動靜、有無、乾坤、雌雄、男女、黑白、生死、善惡、魂魄、精神、日月、晝夜、坎離、剛柔、仁義、美媼、富貧、貴賤、榮辱、利害、長短、高下、難易，等等，正反兩元，無不相待相成。既知陰陽動靜之道，自然知其雄，而守其雌矣。道經、復命章第十六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是以守雌者，即是守靜，乃金丹返還之道也。「為天下谿」者，天地大自然之道，其德為長養萬物之機，屬眾望之所歸，谿谷不求眾流之合，而眾流自來歸之，此為知雄守雌之要妙也。

二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其解釋最為明顯，《中庸》有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哉！」而復歸於嬰兒者，太上喻修道之士，具備「赤子之心」，無知識之自持、無嗜欲之貪念、無爭奪之遐想，五內之中，「和合四象」、「五氣朝元」、「三花聚頂」、專氣至柔能如嬰兒，自然而然如紫陽真人所謂：「身、心、意和融相合：「三家

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圓結聖基。」若此築基之功備矣。

三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清、宋常星所言：「天下萬事萬物，皆有白黑之理，不可專說白與黑之顏色而言。晝為白，夜為黑。金為白，水為黑。物有明、暗，事有善、惡，此皆言其黑、白之理也。」太上道經觀微章第二，有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故現繼有「知其白，守其黑。」以為教，所謂黑中生白，返黑歸白之妙，乃是道之妙理也。觀天上之月，則可知之。月中之魄本黑，若不得日中之魂，則月不皎，月魄不明矣。是以三十日，晦朔之間，亥末子初之際、日月合璧，於虛危之鄉，魂魄混沌於鴻濛之竅，則月中之魄，自得日中之魂矣。既得日中之魂，自然黑中生白，情來歸性也。是以初三日，月出庚方，生一綫之白，此正是一陽初復之妙義。至初八日上弦，半白半黑，金水相停，此正是陽長陰消之妙義也。至十五日，乾體成就，月光圓滿，金白水清，此正是魂魄兩全之妙也。故得純乾之象，若不守於晦朔，以達於望，則陽白之魂，必不能消其陰黑之魄。既知白守黑之義，其主旨遂而明焉。乾元之象既復，即恢復父母未生前之本來面目，惟恍惟惚，杳杳冥冥，

處於鴻濛未判之先天境界，此修道者，回復先天之境界，忘情絕欲，韜光隱迹，物我兩忘，攝情而歸性，返樸還淳，其德乃常，即德無不忒之差錯，故曰復歸於「無極」矣。

四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世人俗念，以富貴權重為榮，以貧賤低下為辱。雖知天道無常，榮者務高而更欲常保其榮，不知「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俗語有云：「樹倒猢猻散。」亦將備受屈辱之可能。而貧賤低下者，知其辱而守其辱，不屈不撓，務實力幹，未嘗不可反辱為榮也。故榮者，知聖人之言，處高位而務實，謙遜卑下以自持，則可保常榮。而辱者，處貧窮低賤而不以為辱，有發奮圖強，堅毅不屈，信心不移，則辱去而榮來矣。太上獻言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所謂「虛懷若谷」，能藏物於無窮，虛心而能善應，常德既足，則谷神不死，玄牝之門，天地之根，一升一降，一開一闔，綿綿而若存，用之不勤，若此則復歸於樸之道近矣。

五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道者，「樸實無

華。」真一而不二也。王弼注：「樸，真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易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道者，貞於一，器者，物之有形有質，萬類萬殊，聖人因其分散，統而一之，故為之立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不使各自分裂而各有所據，以道而修己，道而治國，以道而化民，配用本章所謂立之「四三聖教」；「三知、三守、三為、三復」之大道玄妙之法，希後來之修道者，能行此常德，而復歸於此太樸之道也。

道經、第二十八、常德章，玄功聖解。簡要收錄。

道德經精義、清、黃裳元吉著

修煉之道，氣從陽生，轉運河車，行憑子午。到得鉛氣抽盡，汞精已足，是鉛汞會合為一氣。此既得雄歸以合丹，尤要雌伏以養丹，故曰「知其雄，守其雌。」夫雄者者，陽也，雌者，陰也。陰陽和合，雌雄交感，而金藏於水，復水又生金，金氣足而潮信至，其勢有如谿澗然，自上注下，猶谿澗之所蓄靡窮。修行人知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故不守雄而守雌，久之微陽自生，陰滓胥（解：全）化，而歸根復命之常德，不可一息偶離。從此陰陽交媾，結成仙胎，於是遂

日溫養以成嬰兒，有必然者。悟真云：「雄裏懷雌結聖胎」是也。

既鉛汞混合，打成一片，復將此交媾之精，養於坤宮，煨煉先天，真鉛生矣，此謂知白守黑。夫白精也，黑水也，此精未產之日，坤體本虛，因上與乾交，坤實為坎，是水中金生，賴坤母以養成，故稱母氣。悟真云：「黑中取白為丹母」是也。到得真鉛既至，即運一點已汞以迎之，左提右挈，靜候白虎首經（見註釋於後），果聽地下雷鳴，實有丹心貫日，浩氣凌霄之狀。我乃守吾虛無窟子，不稍驚惶，此即煉精化氣時也。

以後運轆轤，升三車，由夾脊雙關上至泥丸，行子午卯酉四正之工，合春夏秋冬四時之序，此即為天下式。凡人物之生長收藏，亦無絲毫差忒，不與天合度焉。由是上升下降，送歸土釜，化有象以還無象，復歸無極之天，此大周之候，玉煉之丹，即在此矣。斯時也，金丹既歸玄竅，復合青龍真一之氣，煉成不二元神，此即煉氣化神時也。再修向上二層，煉神還虛之道，惟混沌沌沌，涵養虛無，渾渾淪淪，完全理氣，化識成智，渾聖如愚，一日一夜，言不輕發，心無他思，有如椎[#]（[#]音：追）魯（椎魯：解樸鈍也）之夫，毫無知見，無異於深山野人，此即知成人之榮，而守成仙之辱也。如此可養虛合道也。常言道：「口開神

氣散，意亂火功寒，能知歸復法，金寶重如山。」蓋有妄言，有妄念，易走丹。道愈高，勢愈險，煉丹到此，處於險地。是以古人道果圓成，裝聾扮啞，作顛放狂，殆為養虛合道之計也。是以「心中無一物」，城府深深，盡可容物，實為天下谷，但尤須意冷而心清若水，則真常玄德，到此方能充足，然真空不空，妙有不有，始而從無入有，繼而從有歸無，終則有無不立，此所以由太極而復歸渾樸，返本還原之道得矣。雖然，聚則為一，散則萬殊，生生不已，化化無窮，何莫非器之所在，亦何莫非樸之所散，是為樸散為器之說也。聖人用之，不尚器而尚樸，殆謂虛寂為一身之主宰，萬變之總持，猶人世官長無二，又曰大制不割者何？蓋以渾然之道，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足為宰割之需，若或割焉，則是矯揉造作，已非本來性天，聖人不割，是為無極，元始混沌之天也。

白虎首經：修真辨難后編參証、劉一明著。《悟真》：白虎首經至寶。又云：鉛遇癸生須急采。此皆言首經。為先天真一之氣也。白虎屬西方，為兌金；首者，先天祖氣；經者，常行之道。先天祖氣藏于坎中，為陰氣所陷，不能自出，兌之少女，有坤宮真土，代母用事，能發坎中之陽，以歸於坤，而現象首經。即初三偃月，又曰天地之心，又曰先天之氣，又曰真鉛，以其積陰之下，靜

極而動。陽氣初復，為先天祖氣所行之常道，故曰首經。所謂首經者，以體言；所謂鉛遇癸生者，以用言。夫鉛，壬水也，壬水清，癸水濁，壬水一生，如珠如露，難得易失，當其現象，急宜下手，若稍有緩，癸水即生。癸水一生，則壬水潛藏，落於後天，不堪用矣。採壬水，即採真正首經也。此經，先天而生，後天而存，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順之則死，逆之則生，為仙在此，為凡在此，本來仙凡無異，因陽極生陰，乾之中陽走於坤宮，乾中虛成離，坤中實成坎，先天乾坤，變為後天坎離，而真經於是潛藏矣。大修行人以法追攝於一個時辰內，還此真經鍛煉成丹，名曰金丹，吞而服之，返老還童，長生不死，可知金丹者，是首經也。

第十三節……《道德經自然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為著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咄或吹，

或強或贏，或載或隳。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註釋：

一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文韜、卷第一、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讓而不受，何況取之乎？若無才又無德者，勞身以為天下，自遺其咎而已。舜禹乃賢者，二人不

爭不取而有天下，乃天下自歸之，欲避之而不可得也。司馬光曰：「為之則乖自然，執之則乖通變。」蘇子由、即蘇轍，蘇軾之弟，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有。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

二 李衍、字息齋：「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為之。」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河上公、戰國時人，注：「器，物也，人乃天下之天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治。嚴靈峯曰：「神器，猶神物也，言其至貴重者」。中庸有言：「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山川河嶽、一花一草、一樹一木、飛禽走獸、蛇蟲鼠蟻、鼃龜魚鼈，胎卵濕化，貨財殖焉。加上人民百姓，誠可貴也。」

清、龍淵子、宋常星，曰：「天下神器，若強行而取之，則非自然之道，無可保也。神器者，乃上天之眷命，惟在正命、受命、改命、攝命之間，便有神器之妙用耳。譬如三皇至聖，繼天立極，此皆是正命者也。五帝禪位於賢，此皆

受命者也。湯放桀於南巢（今安徽、巢縣東南），武王伐紂於朝歌（今河南省、鶴壁市、淇縣、朝歌鎮），此皆改命者也。五伯假尊王之虛名，行攘奪之實事，此皆是攝命者也。以上正命、受命、改命、攝命、皆有神器主之者也。是故，去無道而歸有道，亦皆神器之妙道也，非人力之所能作為，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王弼注：「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強梁者取天下而為之，以為天下者是屬於其一人之天下。攘奪行焉、侵侮有焉、僭分之焉，如此之所為，未有不敗者也。而執之者，必有所失。蓋違於天時，是逆於天也，乖於人事，是逆於人也。逆天者，違背天之道也，則呼天不應，逆人者，喪失人之道也，則叫地亦不聞。如此，失天時之不利，棄人事之不和，失道者必寡助也。如此而為之，如此而執之，一敗一失，因之以成，豈有不自食惡果者乎！

三

凡物或行或隨，或昫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高亨注：「緩吐氣以溫

物，謂之嘘，急吐氣以寒物，謂之吹。」贏：瘦也、弱也。或載或隳（#音：揮）：河上公注：載、安也。隳、危也。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故行其天地自然之道以治天下。是以，聖人因任自然，法天之無為，無智、無欲、無求，方可能因其無而有之，以無而為有者，唯有道者知之，能而行之，若此，天不能敗也，何況於人乎？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天下與萬物者，皆相對而生，相對而成，相對而動，相對而制也。故道經有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跟隨。」繼而可以言之者：禍福相伏、利害相隨、成敗相倚，彼彼皆是也。有行於先而得天下者，自有隨之於後，利之所及也；有昫之使溫者，自有吹之使寒者；有強而為雄者，自有贏而為雌者；有載而安處其上者，自有隳而圖危於其下者。上六句語，有其隱喻者；豐衣足食，飽暖有餘者，而乏糧缺衣，飢寒交逼者，為求生存，必有所圖也。強者稱霸，財雄勢大，越富越嫌其不足，而弱者受其害，無權無勢，窮困頻臨絕境，必雌伏待時以聚眾，伺機攀倒強梁以求變天者也。國家安定而在上位者，必須居安思危，無論遠邦近鄰，鄉黨佞臣於旁，多有覬覦之意，虎視眈眈，傾覆取代之心，念念常在而有於茲也，能不慎而防之乎？是故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亦不可執也，慎乎哉！亦難乎哉！

四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陸佃、字師農、陸游之祖父、宋進士、授蔡州推官，國子監直講等。陸農師曰：「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河上公注：「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色飲食，泰謂宮室台榭。」王弼注：「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聖人將欲取天下而為之，以其為不得已也，知天下神器之不可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去甚、去奢、去泰，群臣擁護。蓋如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百姓黎民，知聖人之行事，無為而民自化，且好靜而民自正，更無事而民自富，上無欲，而民自樸。人人愛戴，眾皆渴望聖人之常在其位，則民可共而樂，則聖人之於神器，自可無為而為之也。

道德經精義、玄功聖解節錄。清、黃裳元吉

大道無為，無為者先天養性之學。然亦有為，有為者，後天煉命之工。須知

有為無為，性命之修持各異，而其中之主宰，總不可以偶動，動則非中，有為無為皆非，惟中有主而不亂，知時識勢，見可則進，知難則退，則無為而自得矣，即有為亦可得焉。主宰者何？即天下神器是也，人能知本原，一歸渾渾淪淪，虛靈不昧，始而有為，有為也是，終則無為，無為也是。不然，概曰無為自然，則孔子何必言道？何必言困知勉行？何必言擇善而固執？知修身之道，端在性命，性命之工，須分安勉，不必強為分別，總在人神明其德，如治國然。治則用文，亂則用武，相時而動：聽天而行，庶乎左右逢源，無在不得其宜矣。

第十四節……《道德經不道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註釋：

一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無論為主者或為臣者，必須以道臨天下而

施仁布德，以輔助其大業，則內外皆心誠悅服也。反之，若主者以為恃著利甲強兵，併吞他國土地，掠奪別國資源，結果必自受其殃。太上有云：「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道之理也。古之暴君，失之於道者；有桀、紂、與秦始皇，國祚短而迅速被消滅。近代之軍國主義者；有德國之阿道夫、希特拉、意大利之貝尼托、墨索里尼，及日本之昭和裕仁天皇，皆帶來身亡國恥。日本昭和裕仁天皇卻能逃脫為戰爭販子，免除被判決之命運，且得享本來天皇之地位，終年八十七歲。原因有二：其一、是日本子民對天皇之盲目崇拜，戰爭非其發動。其二、是以美國以戰勝國為首者，作利益之交換，日本將永遠臣服於其麾下，至今仍聽命為其爪牙走狗，張牙武齒，作為美帝之打手，以遂其帝國主義侵略世界之野心。

二

其事好還：宋、李衍#（#音：漢）、息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成玄英（唐朝道士，唐太宗時，召往長安，六三六年參與佛道辯論獲勝，唐太宗宣佈道教最尊，下令重修老子廟）曰：「還，返也；報也；言外用兵之事，即有怨敵之仇，此事必爾。」

德國之希特拉，日本之裕仁天皇為擴充國家之版圖，侵占他國土地，奪人資

源，狂轟濫炸，強姦虜掠，殺人如草芥。最後結果，希特拉國受聯合國軍隊重創而受降，已則自殺身亡。日寇一向野心勃勃，以為三個月可征服全中國，繼而雄霸東南亞，再與希特拉瓜分天下。心發狂而偷襲夏威夷、珍珠港，換來本土之廣島、長崎接受原爆之大災難，犧牲者共三十多萬人，而後遺症影響極大。「好戰者必亡」是為明證也。德國人誠心懺悔，並承擔責任，賠償曾殺害六百萬猶太人之過失。惟是日本主權者，死不懺悔，遺留問題多多，各國之慰安婦、國內教科書隱瞞侵略暴行，拒絕承認南京大屠殺等等。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美國之惡狗打手，追隨美帝在南海興風作浪，國人反對，唯是財團財雄勢大，不知天道好還，將同招惡果也。

三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成玄英云：「師、兵眾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荊棘草木，不生禾稼。」清、宋常星云：「三軍騷動，黎民遭變，農事必廢，田疇荒蕪，故穢木叢生，耒耜不聞，荊棘既生，故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美國聲稱自己為世界警察，打著民主、自由、人權之大旗，維持世界國際

秩序，並稱伊拉克、海珊、薩達姆，及北朝鮮、金正恩為邪惡軸心帝國，而不自反省，美帝實當之而無愧也。美國恃其軍事力量強大，到處開關戰場，恣意干擾他國內政；如中國國共內戰、南北韓戰爭、南北越戰爭、伊朗及伊拉克八年戰爭、伊拉克及科威特戰爭，俄羅斯與烏克蘭糾紛、利比亞內戰、攻占伊拉克取其油田要叙利亞總統落台，糾紛罄竹難書，為何總有美國分兒？

正因為處處點起火頭，戰爭不息，將別人國土夷為平地，耕地被毀，種植倍加困難，禾稻失收，糧食不足，人為荒年也。更有甚者，在越戰時期，用生化武器：橙劑，又稱除草劑，含戴奧辛劇毒，令峴港及三十四個地區之湖水耕種，養魚，沐浴，罹癌，婦女產畸形嬰兒、嚴重智障、肢體殘缺。其毒性十分強頑，在人體要十四年才能排出。據報告，越戰十年，美軍在越南戰場噴灑約七千六百萬加侖橙劑，統計有五百萬越南人致患有絕症，因為土壤及山澤污染，婦女患子宮癌，嬰兒患上終身難治絕症，況且耕種所出之食物鏈後遺症，越南人多被橙毒所害。故美國大兵所處，過後必有凶年也。

四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勿伐、勿驕、勿強，不得已也。

嚴靈峯曰：「雖致果，而不逞強於天下也，不自恃其能，不自誇其功，不輕視其敵，乃迫而後起者也。所謂致果，即致勝也，不得已而用之。」

太上所言者，皆至理明言，歷久而道理不爽。英、法、德、美等軍事強國，用兵強天下，殖民地霸權近代一一崩潰，民族自決之取向也。自一八八四年始，越南成為法國之殖民地，後日本入侵，法國在二戰後，重新在越南、寮國、柬埔寨重建殖民地。北越共黨領袖胡志明謀求獨立，得蘇聯及新成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力支援，與法國抗爭。終於在一九五四年奠邊府戰役，取得大勝，擊斃法軍二千二百九十三人，俘虜一萬九百八十八人，砲兵司令及傘兵司令飲彈自盡，於是年五月七日法軍司令率領部隊投降，結束七十年殖民地統治。

誰知，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接手入主干涉越南政權者，比法軍之軍力更加強橫，美帝國是也。斯時也，新中國內憂外患，剛成立時，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一九五〇年又要派遣志願軍往北韓「抗美援朝」，其艱辛不足為外人道也。既然與北越胡志明稱兄道弟，肝膽相照，正所謂同是「患難同志兄弟」，見受美國欺凌，怎可見死不救？雖然，中國民眾，節衣縮食，即使食不裹腹，仍提供最珍貴之食糧；大米、油、鹽、各種食物、武器彈藥、醫療及通訊器材、車輛和建設裝

備等，無私送往。越戰由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六年，戰火長達二十年，美國受子民反戰之強烈，終於被迫退出。美國以為是世界強國，千鈞之勢以臨，速戰速決，竟然掉入無底泥濘之深潭，灰頭灰腦回國。應驗太上所言：「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也。」

鄧小平為懲罰此「冥頑不靈」之越南同志加兄弟，遂部署「中國自衛反擊戰」，當時越南與蘇聯互簽蘇越友好同盟協議，而中蘇又因「珍寶島事件」交惡，必須防範蘇聯幫助越南圍攻，必須釐定形勢，以狂風掃落葉式好好教訓此叛逆之鄰邦。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鄧小平訪美，總統卡特問：「中國軍隊在中越邊境大調動之動靜？」對曰：「軍事調動是有的，這點您們清楚。等著瞧！我們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其意喻：越是侵略者（中國邊境、柬埔寨、老撾、泰國等地），不懲罰之將有連鎖之反應，亦是警惕蘇聯之野心，冒著危險亦要採取行動。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自衛反擊戰之戰鼓終於打響，二十萬大軍由廣西、雲南分別出擊，進攻諒山、高平、老街、河江，佔據各山頭，戰

況激烈，雙方傷亡慘重。蓋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也。越南武器是美軍遺留下，較中國先進，蘇聯供應之武器亦是較中國為佳，當時中國通訊設備落後，而越南軍隊曾與美國交戰，經驗豐富，而中國前所授予之沙場戰術，越南軍隊十分熟識，是以中國解放軍陷於苦戰。雖然越南軍隊自號為世界第三軍事強國之越南，終於被奮勇殺敵之解放軍打個稀哩嘩啦，大敗抱頭而竄。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中國宣布懲罰越南已經達到目的而撤軍，當撤退時，部隊掩護取回以前所有之物資、及無償工廠設備，毀壞軍事建設等等，於三月十六日完成撤軍，為期前後共二十九日，比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之三十三天為短。中國豈是那些強霸之國，不會侵佔他國之土地，亦不會取勝後，駐軍於彼以求得益，正符合太上之經文：「善者果而已矣，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也。」

中越之戰，雙方避而不談，讓此事淡化，可知互相士兵之傷亡慘重。惟中國有一歌曲與此有關連，而為大眾所「耳熟能詳」，家傳戶曉者，其曲名「血染的風采」是也。其詞激昂壯烈，淒慘悲痛，故後人說「不應該被遺忘的戰爭」。好戰者之後遺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多場戰爭，片片焦土，不思悔過，十年時間，中越邊境，仍然打打停停，經濟被拖垮，一蹶不振，人民生活苦困，

民不聊生，過百萬難民逃奔怒海，溺斃者眾。政府痛定思痛，於一九九零年與中國恢復關係正常化，情況才開始好轉。故失道失德而好戰之領導人者，應引以為戒也。

五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夫物者，有形有質，皆依天地大自然之循環規律，從而生生化化，故榮枯消長之萬物，均有其自然之定律也。古之有云：「日中則昃斜影出，月盈則虧定朔望，水滿則溢順勢為，土崩則頽是必然，人生起伏何用嘆，不忮不求心泰然。」今觀世間之軍事強國，恃強以凌弱，到處挑釁，令戰禍頻生，人命死傷無算，無非受野心之驅使，遂有強制他國之惡行，若此，其能長且久乎？太上是以前有言：「物壯則老，不道久矣。」盛極必衰，而衰極者，衰無可衰，即盛之始也。易經、《豐》卦、離下震上。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解：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眾，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綜述：豐不可恃也。豐者有所蔽也。人生大患，在有物欲之蔽，情為物隔，雖骨肉而視若仇讎，利令智昏，雖聰明而頓成愚昧。去其所蔽，無處不見天真矣，豐過於盛也。天道不能有盛而無衰，人事不能有圓而無缺，持其盈，拯其衰，守其圓，彌其缺，如知此理，人力可以勝天矣。

道德經精義、玄功聖解節錄。清、黃裳元吉。

是章，治國用兵之道，已有所明言，而鍛煉金丹有關之事，豈能有所缺乎？此言用火行符採取烹煉之道，是有為有作，比之用兵克敵，大是一場凶事，不可大意作去。如曾子之戰兢自惕，子思之戒慎時嚴，方可變化氣質之軀，復還先天面目。

若童真之體，未經鑿，未曾損壞者，固可相時而動，遵道而行，無偏無黨，無險無危，直臻神化之域。如破漏之人，與年老之體，後天之鉛汞將盡，性命何依，不得不用敲竹喚龜，鼓琴招鳳二法，而後有玉芝靈苗，刀圭上藥，可採可煉，化凡軀於烏有，結聖胎於靈關。

火候至密，非得真師口訣，萬不能洞徹精微，即得秘密天機，然內德外功，一有不滿，猶為天神所不佑。惟虛心訪道，積德累功，事事無愧，在在懷仁，以謙以柔，以忍以下，神依於氣，氣戀夫神，綿綿不絕，造到固蒂深根，決不時而忘之，紛紛馳逐，時而憶之，切切不已。故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即使盡善，而火煨之後，凡氣已除，真氣未曾積累，勢必似無似有，微而難測，且有不煉而氣散，愈煉而氣愈散者。皆由心有出入，似蔓草之難除。故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況夫神火一煨，陰氣難留，而多年之殘疾，自幼之沉痾，悉被驅逼。其輕者，或從汗液濁溺而出，其重者或外生瘡毒而化，種種不一。修士不可驚為病也，只要心安即能化氣，可見煉己之道，必化凡體為玉體，變濁軀為金軀，切不可驚，驚則又動後天凡火，而大傷元氣也。故曰：「大軍必有凶年。」

善用兵者貴果敢，善用火者貴神速，故曰：「果而已矣。在修士當此體化純乾之時，切不可恃，恃其才以為不饑不渴，可以行步如飛，冬不爐夏不扇，無端妙用，迥異凡人，而自以為強也。自謂為強，又動後天凡火，不遭外人誹謗，必至內藥傾危，況生一自強之心，即令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件件功成告畢，不

差時刻，而自矜自伐，驕傲凌人，殊非載道之器。縱果於成，亦必果於債事，傾倒之患，安可勝言哉！又況自恃其強，而不知謙下存心，雖與修德凝道，猶草木之堅強者無生氣，反不敵柔脆者有生機，勢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光陰愈邁，精氣愈衰，欲其長生人之樂得乎？故曰：「物壯則老。」以此言之，自高者適以自下，自豪者適以自危，「不道甚矣。」不如去其剛強之心，平平常常，安妥穩穩，認理行將去，隨天擺布來，庶幾不強而自強，不道而有道耶！此下手用火之功，大有危險存焉，修者的宜其慎之。

註：敲竹喚龜。鼓琴招鳳。

悟真篇卷中、其五十三。宋、張伯端著。

敲竹喚龜吞玉芝。鼓琴招鳳飲刀圭。

近來透體金光現。不與凡人話此規。

中和集、明、瑩蟾子、李清庵真人。「敲竹喚龜吞玉芝」：敲竹者，息氣也。喚龜者，攝精也。鍊精化氣，以氣攝精，精氣混融，結成玉枝，採而吞之，保命也。

竹、虛心之謂也。所謂虛心實腹義俱深、只為虛心要識心。識心則見性，煉鉛之術也。陳至虛：「此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心至極深時，靜極而動，活子時生。邵康節曰：「靜中才一動，便是癸生時。」

龜、玄武、北方、黑色，河圖方位為水，即元精之代號，喚者，採也。龜為鉛，敲是為調煉，以靜而生動，動即採鉛而煉也。

「鼓琴招鳳飲刀圭」：鼓琴者，虛心也。招鳳者，養神也。虛心養神，心明神化，二土成圭，採而飲之，性圓明也。

鼓琴、喻以琴聲，和光應物，此乃治心，中正平和，調神而安其心，以求招鳳飲刀圭。鳳為朱雀、赤色、河圖方位屬南、代汞、即元神，神性類鳥，喜飛而不下，以和聲招之，使下沉，遂與鉛，即元精會合，元精性沉，必伴元神促使沿河車上泥丸，以汞帶鉛，比喻黑龜之遲鈍，被喚起後，與元神並合，不使元神飛走，是為以鉛而制汞也。性命圭旨：「己土為汞，戊土為鉛，二土歸一，金丹可結。」刀圭者，喻金丹大藥也。

第十五節……《道德經貴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以喪禮處之，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註釋：

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國富兵強者，而以兵強天下，戰禍頻生，人命大量傷亡，生靈塗炭，田園房屋盡毀，因爭利而害自生。況且，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此佳兵者，不祥之器也。

二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誰人不渴望「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有道者，愛民治國，當如此以治事，並以道德化天下，願世界能得和樂昇平。倘有不仁道者，為其私人貪欲，以強兵稱霸，由戰爭之災害衍生；毀滅、死亡、孤寡、傷殘、搶掠、劫殺、疾病、瘟疫、難民流竄種種之惡果，是以人皆惡之。

據稱，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參戰人數六千五百萬人、約二千萬人受傷、超過一千六百萬喪生（九百萬士兵和七百萬平民），經濟損失約牙一七百萬美元。戰禍，如此之悲痛，如此之悲哀慘痛，但竟然重蹈覆轍，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至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而此次戰爭卻變本加厲，是有紀錄以來之死亡規模最大，總數約七千萬人之巨。有道者知此大患因而惡之，豈能讓不道者（納粹德國與日本）強而為之者乎？相反，同盟國聯合一起，群而攻之、制之、止之、滅之，不得不已而為之也，是以軸心國、納粹德意志，與日本倭寇，雙雙最終戰敗而無條件投降矣。

三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禮記集解：禮器、第十二：天道垂教，著於陰陽；聖人之德，著於禮樂。大明生於東，日出於東方也。「左」是向東方，東方屬木，草木逢春生長也。而「左」青龍，為萬物吉祥之意也。月生於西，月初見在西方也。「右」為西方，屬金，草木臨秋，蕭索凋零之象也。而「右」白虎，為萬物凶殺之意。焦竑（明、狀元、文學家、史學家）曰：「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

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逸周書、武順篇：「吉禮左還，順天以立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

道德經精義簡錄、玄功聖解、第三十一章。清、黃裳元吉真人

聖人之治天下也，道德為上，政教次之，至不得已而興征伐之師。古人以「止戈」為武，此則以窮兵為能，非君子常用之器也。夫樂殺人者，到處開闢戰場，殺伐聲張，地動山搖，屍橫遍野，慘絕人寰。況蚯蚓尚且貪生，螻蟻亦知畏死，物之至微至蠢者，猶深惡之，何論乎人？是以有道之士，不屑處也。凡物貴陽而賤陰，左為陽，生氣也。右為陰，殺機也。是以君子常居尚左，獨至用兵時而不得已，則不尚左而尚右，其賤於用兵者，兵者，不祥之器可知之矣。

夫聖王者，以有道而伐無道，凡師行之處，克柔克剛，以威以德。惟明戰伐之事，必傷彼蒼好生之德，實出於無可奈何也。故弔古戰場者，目睹屍滿城濠，血盈溝壑，天地一若含愁，草木一若生悲，而況於人乎？即使戰勝，而反己思維，覺宇下蒼蒼赤子，遭鋒鏑而流離者半，死亡者亦半，心滋戚矣，何敢以奏凱還朝哉？

豈敢歌功頌德，炫耀威武耶！念及此而無德色，反多戚容，以悲哀泣之，仍以喪禮處之而已矣！

玄功之喻，乃臨爐用火，實為老弱之人，扶衰救弊，不得已而為之，何敢

矜奇立異，自詡為功耶！彼旁門左道，以進火退符，採藥煉丹，一切有為有作之法，視為神仙之道，誤矣遠矣。然少壯之體，不須採煉之工，可以得藥結丹。而衰老之軀，氣質物欲，濡染已久，不加猛烹急煉之功，則氣質不化，物欲難除。以污濁之身，而欲行無為之道，安可得乎？是以屋宇不潔，嘉賓難迎，人須掃除身中污垢，而後色相皆空，塵根悉拔，本來真性自在個中。雖然勉強修持，亦要安然自在，方不動後天凡火，有傷性命。

故太上以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否則有後天而無先天，僅凡氣而無真氣，一腔火性，其能久耶？故曰美之者，是以殺人為樂也。以殺人為樂，則殺機滿腹，烏足為天下之主，受天下之福，其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必矣。是知修煉之士，雖用作為工夫，亦要有仁慈惻怛，謙下柔和之心，斯後天中方有先天。古人火候無艾策，藥物無斤兩，順天而動，率性以行，雖有作為，亦不為害也已。

第十六節……《道德經知止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註釋：

一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弼注：「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曰守

樸。」

嚴復曰：「樸者物之本質，為五蘊六塵之所附，任汝如何，所見所覺，皆附樸之物質矣。」

王弼曰：「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使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_#（_#音：潰）然不偏（溷『同：混』亂亦無所偏也），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

二

寶：服也。疏：「寶者懷德而服。」釋文：「從也。」

三

「始制有名」：王弼曰：「始制，謂樸散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

四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焦竑（明、太史）：「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於道，萬物皆歸於道。吾之性宅，吾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於宗，殊名必統於道。」

玄功聖解：道德經精義、第三十二章節錄。清、黃裳元吉

此章甘露是鉛汞合而始降，知止是神氣萃於中宮。太上俱渾言之。吾再詳道之。學人欲修性命，先明鉛汞。古云汞是我家固有之物，鉛乃他家不死之方，若但言心性，無從捉摸。古仙真借名為汞，此個汞非他，乃心中之靈液，從涕唾津精氣血液，後天所生陰滓物中，加以神火，下照久久，化為玉靈之液，元性所寄。蓋以本性原來真常清淨，不染纖塵，與太空等，非從後天色身所有之精，用起文武火，加以神光了照，則靈液不化，靈性無依。故煉丹之士，必先煉精化氣。所謂此精不是凡精，乃是玉皇口內涎。玉皇比心也，心中真液即涎也。既得精生汞化，由是靈液下降坎宮，真陽亦復上昇，交會於黃庭土釜。我以神氣凝住於此，久之真鉛從此蓬勃，網縕而有象，此即所謂得藥也。然靈液即真水，真水即汞也。真陽即真氣，真氣即鉛也。汞為精，鉛為氣，二者皆後天有形有象之鉛汞，只可順而生男育女，不可為長生大藥，必從此汞之下降，鉛之上升，會合中宮。凝神調息，片刻間兀兀騰騰，如霧如烟，如潮如海，纔算是真鉛，可為煉丹之本。所謂坎離交而得藥是也。於是運起陽火陰符，逆從尾閭直上泥丸。泥丸久積陰精與我者點真鉛之氣，配合為一，即所謂乾坤交而結丹是也。陽氣上升

泥丸，有何景象？覺得頭目爽利，非等平日之昏暈，有如風吹雲散，而天朗氣清，另有一番氣象，算是真汞。以前之汞還是凡汞，不可以養成仙胎。鉛汞會於泥丸，斯時之凡精凡氣，合同而化，不見有鉛，並不見有汞，只是一清涼恬淡之味，化為甘露神水，香甜可口，不似平日粗精濁氣，即古人謂醍醐灌頂，是從上落下，吞而服之，送入黃庭，溫養即封固矣。此個真精一生，渾身蘇軟如綿，欲睡不睡，欲醒不醒，而平日動盪之身心，至此渾然湛然，不動不搖，自安所止而得所止，又何殆之有哉！此境須大靜大定，一意凝注，毫不分散。古人謂之採之採甚於採，是所謂交媾者，即神入氣中，氣包神外，兩兩不分。修行者，行一步，自有一步之效驗：若無真實處，工猶未至，天機畢露，努力取證，自見其功焉。

第十七節……《道德經盡己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
強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註釋：

一

自勝者強：《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敗莫大於不自知。」而先己篇曰：「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二 死而不亡者壽：鳩摩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日久，在死而不亡曰壽。」按：死而不亡者，非指形體之亡也，具形體者，始終歷時而敗壞也。無形體者而不亡，是指神也，猶今之所言，其人不在而其精神不死，其名流芳百世，此之謂也。正若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三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宋元之際學者，理學家）曰：「老子之道，以昧為明，以弱為強；而此章明強者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曰昧耳；內非不強，外示弱者，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守內之方；其實一也。」

太上老君內丹經、元神炁功心法

原文：老君曰：夫學長生久視，不死之道，先須理心、正行、然後習氣。道則有三，上有還丹金液，中有神水華池，下有五金八石。衛亦有三，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下有強兵戰勝。若得其一，萬事畢矣！神仙抱一者，玉爐炁

#（#音：圈）赫，姥女端嚴，嬰兒含嬌，深根固蒂，五行匹配，八卦相連，此謂之上也。富國安民者，龍蟠金鼎，虎繞丹田，黑白真金，鉛汞至寶，水火既濟，日月騰輝，一片火輪，九年丹竈，此謂之中也。強兵戰勝者，一殿恢張，三峯蒼翠，表夫妻之心意，放龍虎以往來，兩膺玄關一泥丸——泥丸道，此謂之下也。

又曰：夫煉大丹者，精勤功行，清靜身心，僻靜深山幽玄石洞，絕於雞犬，斷卻是非，不睹外物，不聽外聲，一心內守，無勞外求，大凡修道，必先修心。修心者，令心不動。心不動者，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內外安靜，神定氣和，元黑自降，此乃真仙之道也。

又曰：夫煉大丹者，固守爐竈，返老還童，功成行滿，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髓，一年益氣，二年益精，三年益脈，四年益肉，五年髓，六年益筋，七年益髮，八年益骨，九年益變形神，身中有三萬六千精光神，居身不散，身化為仙，足下雲生，頂中鶴舞，號曰長生。修功不息，關節相連，五臟堅固，內黑不出，外黑不入，寒暑不侵，兵刃不傷，昇騰變化，壽齊天地，玉女侍衛。是以，修丹者，能恆持而行乎此，則功成而丹就，自可長生久視，能與鍾呂同駕，同遊於無外之鄉，與天地同休，日月同壽矣。

第十八節……《道德經成大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
常無欲，可名於小；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太上常以「水」喻道，若水章第八：「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水之流向，以高而就下，依地勢高低彎曲，迴轉斡旋，其流動方向，能左能右，順應自然。水之為物，澤被羣生，萬物得之，以生以長，自是受而不辭。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曰：

「水何言哉！萬物潤焉。」功成不名有，為而不恃，道之玄德，萬物將自賓，而皆有所歸，如川谷之水，必終匯歸於江海也。聖人效法水之玄德者，不為其大而實大，可名其小而實不小。聖人以此行之，實以大道為體用，盡性知命，恪守仁慈義理，以盡萬物之心，以己之性，盡萬物之性，若此，聖人之心者，是謂天地之心也，若乎此，豈非不為其大，而能成其大乎哉！

玄功聖解

道德經精義、簡要節錄、第三十四章、清、黃裳元吉

夫道者，淵兮、汎兮，無垠無涯，萬物生生之本，萬物資之以生，功成而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其可大充斥于天地宇宙之間，其小可細入微塵，無乎不在，可名於大，可名於小，統育群生，資生萬物，而萬物歸之，惟其不可見，不可聞，搏之而不得，故無以名，而無欲，是以聖人之道，與道合真，靜而抱一，惟天為大，惟聖則之，聖實與天同其大，而終不以為大也，惟聖人不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聖人以道為本，乃修己身為用。今特詳述下手興工，如打坐之時，先凝神

繼調息，到得神凝而不必有浩然正氣，大而剛充塞天地，只要靜而虛心，無牽無掛於物欲，如山嶽之寂靜，不動不搖，以神光下照於氣穴中，默視陰蹻之氣與絳宮之氣，兩相會於丹鼎之中，起巽風，微微吹噓，伴以溫溫神火，細細烹煉，自然精融氣化，是謂煉精化氣也。

何由知之？前此未採外來之氣，與吾心內之神，兩相配合，會同一家，而坎離兩兩分散，並不相依，一呼一吸，全不相調，到得採其外氣，以制內之陰精，氣到而陰精自化，上下心腎之氣，合而為一。自然絳宮安閒，腎府自在，外呼吸與內真息合為一氣，聚而不散，日充月盛，真陽從此現象，此化氣之明徵也。既而行向上之事，而向上之事者，是斯時呼吸合，神氣交，而凝聚於丹田，宛轉迴旋，因而變化。惟凝神於中，注意於外，聽任自然。自然靜極而動，動極而靜，此為煉氣化神也。

靜定既久，其氣益調，宛轉流行於丹田，此時烹煉極熟，感覺似有還無，若動若靜，粗看不覺，細會始知，此時也，掃除一切知覺之心，萬慮俱消。丹田交會神氣，由其自鼓自調，自溫自煨。吾惟致虛守寂，純任天然，則神入氣中而不知，氣周神外而不覺，如是烹煉，自有香風上沖百脈，遍體薰蒸，此謂神生氣

也。又覺精神日長，智慧日開，一心之內，覺一氣從規中起，清靜微妙，精瑩如玉，此所謂氣生神也。神氣交養，兩兩相生，斯時也，宜撒手成空，不粘不脫，若有心，若無意，此煉神還虛之實際也。此三件功夫，可行可到者，惟學人須遵道行之，不可在神氣粗交，即行下榻，又不可但到神氣大交，凝成一片，兩不分明，未到虛無自然之境，速離坐地。必須依此行持，從煉精起，至於氣長神旺，久而化為清淨自然，再加歸爐封固工法，自然合乎天地盈虛消息，若四時之象，如此始完全一周。工夫照此修持，其氣益調，其神益靜，其中無窮變化，無盡生機，日夜勤工，綿密寂照而同歸，自有真氣薰蒸，上朝泥丸，下流丹府，透百脈而貫肌膚，勃然而不可遏之狀，此河車路，自然而通，順其所通，略為引之足矣。切勿以旁門左道，以自己私意空空而運，死死而行。只要不觀其自動自靜，而為之起止，久之丹成道立，走霧飛空，與天為徒，聖人終成其大也。

第十九節……《道德經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
道之出口，淡乎無味。
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
用之不可既。



註釋：

一 執大象：何謂大象？《易、繫辭傳》、第十一章：「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聖人取法於天地，其道偉大，知春、夏、秋、冬四時之有序，窮通變化之偉大，日月懸掛於天，乃屬大象，發光發亮，照

明於天下。然則，天、地、日、月此四象，雖云大矣，仍非太上所指之「大象」也。本章所言之大象；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可既，此者何也？老子無以名為，強名之曰「道」是也。

王弼注：「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太上道經、四十一章曰：「大道無形」，如何可執？故「執」者，應作為「把握」解，或作「遵守」之意也。

二

用之不可「既」：「既」者，盡也。「道」之永存，用不盡，用不完者也。

大象章經旨及玄功附錄

大象者，即道也。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可既。無象之象，是謂大象也。大道之妙用，有無窮之義。大象之實際，以大道為體，大道之顯用，以大象為用，名雖有二，其理則一。在無極，謂之「天地之始」，在太極，謂之萬物之母。天地既判，萬物生而安名立字者，不止一端，以本體而言，是為「無名之樸」，若以始初而言，即是「象帝之先」。修道者，若能悟大

象之妙理，可明陰陽消長之機，可達古今盛衰之事，可知鬼神吉凶，可見事物之始終。執而行之，可以扶三綱，明大義，正人心，抑邪說。更且為修身之大本，為治之大器，吾道一以貫之，此之謂也。

清靜經註、妙有品十四

修者若然能漸入真道，得受明師真傳正授：何者是：

- 「玄關一竅」。
- 「六神會合」。
- 「築基煉己」。
- 「採藥煉丹」。
- 「藥苗老嫩」。
- 「去濁留清」。
- 「汞去投鉛」。
- 「鉛來投汞」。
- 「嬰兒姤女」。
- 「金公黃婆」。
- 「金木交併」。
- 「水火既濟」。
- 「法輪常轉」。
- 「陽火陰符」。
- 「文武烹煉」。
- 「清靜沐浴」。
- 「灌滿乾坤」。
- 「溫養脫胎」。
- 「七還九轉」。
- 「移爐換鼎」。
- 「龍吟虎嘯」。
- 「面壁調神」。

須一一領受，方名得道也。

雖名得道，而實無所得者，何也？夫道所言關竅藥物（自家水），一切種種無窮無盡，美名奇寶，一概人身自有，並非身外得來，故曰實無所得也。故受道後，苦煉苦修，立定長遠之志，鐵石之心，矢志不移，萬難不退，富貴而不淫，

貧賤而不移，威武而不屈，不使半途而廢也。一刀切斷名利恩愛、酒色財氣，方為得道也。身外事人人皆知，身內之寶，知之者，鮮矣。若：

- 身拜金闕，受其天爵，乃為「真名」。
 - 金丹成就，無價貴寶，乃為「真利」。
 - 超度父母，時常親敬，乃為「真恩」。
 - 坎離相交，金木相併，乃為「真愛」。
 - 玉液瓊漿，菩提香膠，乃為「真酒」。
 - 嬰兒姤女，常會黃房，乃為「真色」。
 - 七寶瑤池，八寶金丹，乃為「真財」。
 - 網緼太和，浩然回風，乃為「真氣」。
- 是為身中之八寶也。捨外而成得內，捨假而成得真，外培功，內修果，動度人，而靜度己，以待日就月，將外功浩大，內果圓明，脫殼飛昇，萬劫長存，是為「得道、成道、了道」。大丈夫之能事畢矣。

道心子詩云：

「奉勸世人希聖賢，榮華富貴亦徒然，

身中自有長生酒，體內不無養命錢，
色即是空空即色，仙為祖性性為仙，
乾坤聽得吾詩勸，及早回頭上法船。」

無心道人詩云：

「世人急早學仙家，不必苦貪酒色花，
去假修真真不假，掃邪悟道道非邪，
燒丹要捉山中鳥，煉汞當擒井裏蛙，
會得此玄妙理，凡夫管許步霞雲。」

第二十節……《道德經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一



是謂微明：微明者，觀察入微之謂也。老子深明於「至道」，故示人道德五千言，能貫徹始終者，唯於「道」也。豈一般凡夫俗子之所能理解，彼輩尚病其尚陰謀權術，愚民而自重，實為謬論也。老子以道德為本，以仁義為小，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權謀陰略更視為下下之下也，豈肯以之為事而背棄「大道」哉！道、天地、萬物、無形有形，有無相生，有陰必有陽，有正必有反，有難必有易，此二元者，乃天道循環往復不易之理。范應元、字善甫，蜀之

順慶人南宋理宗年間道士，深研老學、莊學。范曰：「張之、強之、興之、與之之時，已有翕之、弱之、廢之、取之之機，伏在其中矣。幾雖幽微，而事已顯明，故曰是謂微明。」

二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活於水，有水則生，無水則死。如世人皆活於「道」中，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離經背道」者，無不禍生而速亡者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者，喻有道者，虛懷若谷，深藏不露，柔弱勝堅強。君不見「強木打風傾折斷，弱草暴風莫能傷，柔能勝剛自然道，陽剛陰柔顯真章。」無道者，鋒芒畢露，輕挑浮躁，大言不慚，夜郎自大。道德經用兵章第六十九，云：「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則幾喪吾寶。」是以道術以靜而制動，絕不炫耀己之實力，善於隱藏，莫測高深，略露皮毛之象而守其機要，豈能輕忽而示知，此為克敵致勝之道也。

道德精義之玄功聖解節錄。清、黃裳元吉。

天有盈虛消長，人有壽夭窮通，此乃氣數之常，然只可概凡夫，而不可以律

聖人。聖人有挽回天地之能，扭轉乾坤之德，要不外顛倒陰陽，逆施造化而已，即如時至秋也，萬物將收，而欲翕弱而難整，聖人則有張天地之氣運，強氣血之功能焉。及時至冬也，萬物皆廢，而欲槁奪而難生，聖人則有氣象之重興。歲月之我與者，此至微而至明，實常而實異，非聖人莫喻也。易危為安，反亂為治，非神勇者不能臻此神化，然究其所為返還之術；不過曰柔、曰弱，惟其柔也，故能勝剛，惟其弱也，故能勝強。

所用者何？人無精則絕，魚無水則滅，一旦脫之於淵，則水涸而生機息矣。猶人無真一之精，則所存者幾希，人之與魚，同一不離乎水，但非天露之水，乃造道淵深，而一元之水汨汨乎來，頻相灌溉也。後世旁門，以有形有質之精，為修煉長生之本，殆不知道之為物，剛健正中，純粹以精，乃從恍惚杳冥虛無自然而生者。其中機密，烹煉之旨，非聖師不授，非至誠不幾，須有仙緣契合，虛心竭誠以求道，懷德含仁。蓋天機秘密，天地至重，鬼神最欽，豈可妄傳人，殃及九祖，猶國之利器，不可輕以示人，君子慎密而不出者，修者得之固躬，切勿以大道為公，妄於傳言而授之不擇賢良者，反自遭天譴之罪也。

第二十一節……《道德經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一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王弼注：「常」言自然，道宗自然，故無為而無不為。蘇子由曰：「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此證子由亦以「道常」為斷句。

二

化而欲作：「欲」者，私欲也。言萬物化而又私欲萌動。

三

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者，「道」之謂也。以道鎮欲作，即以靜鎮動也，以無欲鎮有欲也。

無為章第三十七。玄功聖解

修真後辨、卷下、有為無為。清、悟元子、劉一明

悟真云：「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為眾始知。但見無為為要妙，豈知有作是根機。」

此修真始終作用之法，後人不知有作是何說；或子午運氣、或運轉河車、或心腎相交、或任督相會、或聚氣腦後、或氣衝頂門、或調呼吸之氣、或煉交感之精、或肘後飛金晶、或搖骨而擺髓、或吞日月之精、或服雲霞之氣、或爐火而煉金石、或御女而取閨丹、或煉天罡之氣、或聚五臟之精、如此類者，千有餘條，雖道路不同，而執相則一，以是為「有為」之道，失之遠矣。

不知「無為」是何說；或守黃庭、或思凶門、或思鼻端、或觀明堂、或守臍

下、或思夾脊、或觀空、或觀心、或止念、或忘形、或默朝上帝、或鑑形凝神、或思神出穀、如此類者，千有餘條，雖用心不一，而著空則同，以是為「無為」之道，錯之多矣。

雲方真人云：「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苗根，誰知些子玄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夫著空執相，皆是在臭皮囊上作活計，破插袋上用心思。彼烏知聖賢大道，不著於空，不執其相，有不空不色者在乎！所謂有作者，非強作強為。蓋人自先天埋藏，性命不固，若不得裁接之法，返還之道，焉能延年益壽，完成大道哉！有為者，欲還其所已去，返其所本有。此係竊陰陽，奪造化，轉生殺之道，先天而天弗為，後天而奉天時，鬼神不能知，善龜不能測，人焉得能見之。人不能見，則非一切執相之事矣。所謂無為者，非枯木寒灰之說，蓋以真種不能到手，須假法以攝之，既已到手，則原本復回，急須牢固封藏，沐浴溫養，防危慮險，以保全此原本，不至有得而復失之患。及其身外有身，神通廣大，至誠前知，孰不知之，始則求其他家，終則保其我家，方是有為無為，知始知之，知終終之之妙旨。豈一切執相著空者，所能窺其涯涘哉！學者若遇明師，先求其有為之道，後求其無為之道，更求其有無不立之道，則修真之事，方能大徹大

悟，不至有頭無尾，半途而廢也。學者須宜勉力。

無為章第三十七、聖解總闡

上章所言，天道玄機之妙用，正反二元，循環往復。故聖人所以得而知之者，乃「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也。日有陰晴、日出日落，月有陰晴、月圓月缺、四時有序、春夏秋冬、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天地璿璣之斡旋，天道自然之法則也。太上道經所示「人道」有若「天道」之所以為、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又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善之與惡，正之與邪，本於「有道者」與「無道者」之所執而已。邪道，正人行之而使之為「正」，正道，邪人行之而使之為「邪」。若世人誤用於權謀之術，作貪謀詐騙兇殘之事者，乃自遭其咎，莫誣讖太上其至道之言也。是章乃太上再明示道無二方，其主旨在乎「無欲、清靜、自定。」以復歸於自然而已矣。道乃純任自然，不遷不易，周行而不殆。蓋無為為之之謂天，無言言之之謂德；無為者天道也，君道也；有為者，人道也，臣道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生而萬物育。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天何言哉！百物生焉。」

莊子曰：

- 一、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高貴、富有、顯赫、尊嚴、名聲、利祿。此六者，足以悖亂人之意志也。）
- 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容貌、行動、顏色、紋理、氣息、情意。此六者，足以束縛人之心靈。）
- 三、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憎惡、欲望、欣喜、惱怒、悲哀、歡樂。此六者，足以繫累「德」之行為。）
- 四、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離去、成就、爭取、施與、慮智、技能。此六者，足以蔽塞「道」之施行。）

此四六者（四項有六條），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去七情六欲，心死神方活，自是「此心常清靜，天下悉皆歸。」天玄子曰：「萬惡皆從欲心起，眾善全自定心生。」少私寡欲，見素抱樸，為入道作聖之要訣也。莊子云：「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修道者自必採用用之者也。

第二十二節……《道德經處厚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
 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註釋：

上德與下德正反相對，上仁與上義亦正反相對；上德近道，故曰：「無為而無不為。」下德遠道，故曰：「為之而有以為。」

攘臂而扔之：扔，有作「仍」，解：強牽引也。以禮、法作為規範也。

清、龍淵子云：「未有天人之先，其至誠無妄者謂之道。受命於天，全之於性，得之於心，謂之「德」。至公無私，生理常存者，謂之「仁」。有分別，有果決，當行則行者，謂之「義」。天秩之品節，人事之儀則，有文有質，恭謹謙讓者，謂之「禮」。此五者，乃是治國齊家之達道，修身立命之本始也。修之者則吉，悖之者則凶。但道之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天下之民，不蒙至治之澤，皆因世衰道微，人心不古，故治亂不一，聖人維持輔翼，因其勢而無所不盡其力，欲挽回上古之風。故寧處其厚，不處其薄，寧居其實，不居其華，不得不以權衡參合大道，是返樸還淳之義也。」

道德經第三十八章。玄功聖解

「夫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故修道者，必須去彼，既然去

彼，則何所取以代之？太上囑咐去彼而取此者，是為「道」也，道者，乃神仙之本根，而仙家無他玄妙，惟明心見性，乃是修煉之要訣。丹者是何物？即吾等丹田中網縕元氣是也。然此元氣與我本來無二，元神會合一處，即返還太極無極父母未生前一點天命。人能以性立命，以命了性，即可長生不死。

惟水府求玄，欲修成金液之丹，不得先天神息，採取烹煉，進退溫養，而先天元性，與先天元命，不能自家會合為一，攢五簇六而成金丹。雖然，既得元性元命矣，若無真正胎息，猶人世男女不得媒妁，往來交通，亦不能結為夫婦。故丹經云：「真意為媒。」茲又云真意為媒，豈不與古經相悖乎？不知真意者煉丹交合之神，真息者煉丹交合之具。要皆以神氣二者合之為一而已矣。

第無真息，則真氣不能自升自降會合溫養結成玄珠。既得真息，若無真意為之號令攝持嚴密，則使真息亦不能往來進退如自如，故曰：「真意者煉丹之要。」

然真意不得真正元神，則真意從何而始。惟於玄關竅之初開，認取這點真意，於是返而持之，學顏子拳拳服膺，斯得之矣。

況元神所流露，即是真意，即是一善，亦即得一而萬事畢之道。學人認得分明，大丹之本立矣。昔邱祖云：「息有一毫之未定，命非己有。」學人欲求長生，先須伏氣，然伏氣有二義，一是伏藏此氣歸於中宮，如如不動，一是管攝嚴密，降伏後天凡息，不許內外呼吸出入，動搖吾固有之神氣，久久降伏，自能洗心退藏於密，長生即在此伏氣中，除此別無他道，修者照此行持，乃不負言者之一片苦衷也。

第二十三節……《道德經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
 神無以靈將恐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將恐蹶。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故至譽無譽，不欲琮瑋如玉，珞珞如石。



一
 昔之得一者：「一」，說文：「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

物。」

易曰：「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中庸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二即一，一即道，道即自然。故一者，乃道之別名也。

二

老子之道經常言抱一、混而為一、道生一，為天下式，此乃自然之德也。一者即道，其體不可見，其用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是章之道用，其底蘊盡為發揮以明之：天得一故垂清明之象，地得一故能安寧載物，神得一方能虛靈應物，谷得一方能盈而不絕，萬物得一而能順生以養長，咸因各各得其道，居其所以居，生其所以生，蓋得其一，而萬事畢也。

三

天子、諸侯，明瞭「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常「稱孤道寡」，又或曰「不穀」，皆謙辭也，曰寡德之君、孤獨而不得民之擁戴、不穀是為不善，不能生養穀物萬物以利民也。其如此自稱者，知「滿招損，謙受益。」以之為治國之道也。

四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後漢書馮衍列傳，其注云：「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而老子之道「人之所賤我獨貴之，人之所貴我獨賤之。」以道觀之，萬殊皆一，非名位之高與低，富與貧、貴與賤，因而有所劃分也。

鍾呂傳道集。論天地第三

呂祖與鍾祖互論天地之道，鍾祖答論所言如下：「天地之機，乃天地運用大道，而上下往來，行持不倦，以得長久堅固，未嘗輕泄於人也。大道既判而有形，因形而有數。天得乾道，以一為體，輕清而在上，所用者，陽也；地得坤道，以二為體，重濁而在下，所用者，陰也。陽升陰降，互相交合。乾坤作用，不失於道。而起首有時，見功有日。」

「天道以乾為體，陽為用，積氣在上；地道以坤為體，陰為用，積水在下。天以行道，以乾索於坤。一索之而為長男，長男曰「震」。再索之為中男，中男曰「坎」。三索之而為少男，少男曰「艮」。是此天交於地，以乾道索坤道而生

三陽。」

「及乎地以行道，以坤索於乾。一索之而為長女，長女曰「巽」。再索之為中女，中女曰「離」。三索之為少女，少女曰「兑」。是此地交於天，以坤道索乾道而生三陰。」

「三陽交合於三陰而萬物生，三陰交合於三陽而萬物成。天地交合，本於乾坤相索而運行於道。乾坤相索而生六氣，六氣交合而分五行，五行交合而生成萬物。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終，其陽復升，陽中藏陰，上還於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終，其陰復降，陰中藏陽，下還於地，陽中藏陰，其陰不消，乃曰真陰，真陰到天，同陽而生，所以陰自天降，陰中能無陽乎？陰中藏陽，其陽不滅，乃曰真陽。真陽到地，因陰而發，所以陽自地升，陽中能無陰乎？陽中藏陰，其陰不消，復到於地。陰中藏陽，其陽不滅，復到於天，周而復始，運行不已，交合不失於道，所以長久堅固者如此。」

「大道無形，因彼之所得而為形。大道無名，因彼之所有而為名。天地得之而曰乾道坤道，日月得之而曰陰道陽道。人得之朝廷，則曰君臣之道，閨門則曰夫婦之道，鄉黨則曰長幼之道，庠序則曰朋友之道，家庭則曰父子之道，是見於外者，莫不有道也。」

是章之玄功聖解：修道者，修道成真只其「一」而已：古人謂鴻濛濛中，虛空靈寂，惺惺不昧，心能常操常存，未然之精，玄元之氣，不神之神，三合為一，此為修性之學。若不失其「一」，而一即獨也，以之煉命則有為有作，先從下處做起，賤處煉來。藥猶難得，況乎金丹！下者，是謂下丹田也，修者欲一陽來復，氣勢上沖由下而升至於頂上，安得清剛之氣，作為長生之至寶。黃帝陰符經云：「機在目。」以神火下照，煉出至陽之炁，可以為藥本丹基。尤須心無一念，是為守一之道，到得自然，人我俱忘，即得一矣，所謂「既得一，而萬事畢。」若夫七情六欲不能遺之，心未澄，而欲未遣，則去道遠矣。莫說外物紛紜，那可言道，即使存心養性，修道煉丹，進火退符，採取封固，一切名目，皆成虛幻而已。故道障者，乃思慮之識神非元神之可比，故虛寂靜篤，清靜無為，常清常靜，則漸入真道矣。夫道只一道，修者又何須他求哉！

第二十四節……《道德經反覆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一

反：反正之對。說文：覆也，又還也，復也。如報本反始，即有復歸之義。反又作「返」。王弼曰：「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

二

高亨曰：「道善利萬物而不爭，是以弱為用也。」嚴復曰：「不反則無以為長久，不弱則無以必達。」王弼曰：「柔弱同通，不可窮極。」

三

萬物：御注作「之物」，此從河上本。王弼注曰：「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

四

無：凡丹家與禪宗過來人，莫不知「守無」為全體功夫之最上一乘訣法，無非真無，有非實有，故自妙化而復歸於無。故守得正，守無得有也。

反覆章第四十之玄功聖解。道德經精義。清、黃裳玄吉

大道人人具足，個個圓全，又何待於復哉！不知人自有生而後，氣拘欲蔽，知誘物化，斯道之為所汨者多矣。苟非內祛諸緣，外祛諸擾，凝神調息，絕慮忘機，安得一陽發生，道氣復返乎，故曰「反者道之動」，煉丹之始基也。

迨至藥已歸爐，丹亦粗結，汞鉛渾一，日夜內觀，而金丹產焉。自此採取之後，綿綿不絕，了了常存，以謙以下，以辱以柔，就是還丹妙用。然非但還丹當如此，自下手以至丹成，無不當冥心內運，專氣致柔。蓋丹乃太和一氣煉成，修道者當以謙和處之，苟稍有粗豪，即動凡火，為道害矣，故曰「弱者道之用。」

天下萬事萬物，雖始於有形有象有物有則，然其始不自有而肇也。聖人當大道之成，雖千變萬化，無所不具，而其先必於至虛至無中採之煉之，然後大用流行，浩氣充塞於兩大。若非自無而煉，焉得彌綸天地，如此其充周靡盡乎！故曰：「有生於無」。

學人修養之要，始也自無而有，從靜篤中煉出微陽來；繼也自有而無，從蓬勃內復歸於恬淡，其卒也又自無而有，混混沌沌，人我俱忘。久之自煉出陽神三寸丈六金身。可見有有無無，原迴環不已，迭運靡窮，學者必照此行持方無差忒。

此言金丹大道，非有他也，只是真氣流行，充周一身，其靜也如淵之沉，其動也如潮之湧。惟清修之子，冥心內照，自考自證，方能會之，非言語所能譬也。

人能明得動機是我生生之本，彼長生不老之丹豈外是乎？況人人共有之物，無異同無欠缺，只為身動而精不生，心動而氣不寧，於是乎生老病死苦，輾轉不休，輪迴不已。若欲脫諸一切，非先致養於靜，萬不能取機於動，反我生初元氣。但此個動機，其勢至微，其氣至嫩，稍不小心，霎時而生癸水變經流，為

後天形質之私，不可用矣。故曰：「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

由此一動之後，採不失時，則長生有本，大丹有根，如執所有而力行之，篤所好而固守之，雖得藥有時，成丹可俟。無如沖氣至和，而因此後之採取不善，烹煉不良，一團太和之氣，遂被躁暴凡火傷之。

道本至陽至剛，必須忍辱柔和，始克養成丹道，太上所以有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之教也。然道雖有氣動，猶是無中生有，有而不以弱養之，則不能反於虛無之天，道又何自而成乎？人第知一陽來復，乃道之動機，而不知反本還原，有象者仍歸無象。蓋有象者道之迹，無象者，道之真也。知此修煉不患無基矣！

第三部……
《坐忘論》

唐·司馬承禎——著



華玉講堂
免費課程

精讀 國學班
風水、道經、書法

*排名不分先後

重 量 級 導 師 主 講

何文匯博士	葉錦明博士
郭翹峰老師 Kerby Kuek	朱冠華博士
葉天發道長	禡世聰道長
涂國彬老師 Mark TO	黃業雲老師
黃江海副教授	葉長清道長
鄧家宙博士	劉成湘老師

*排名不分先後

道

華玉講堂



地址：香港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Tel：852-2431 8688

web：www.daohk.com | www.kerbykuek.com
email：kerbykuek@gmail.com
Facebook search：Daoism Metaphysic

《真靜居士》序

天地分判，三才定位，人處天地之中，五氣合身，故能長且久。後人自昧其性，自役其神，自撓其氣，自耗其精，所以不能與天地合，逆取短折而甘心焉，每切痛之。《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又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性善」；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皆著性命之要端也。僕因閱藏書，得唐貞一先生《坐忘論》七篇，附以樞翼。識見不凡，明指大道。先導人以敬信，使心不狂惑；次則令斷其緣業，收心、簡事、體寂、內明。故又次之以真觀；中外無有，然後可以躋於泰定。氣泰神定，故曰得道。前悉序坐忘之階，漸其坐忘總說，不過無物、無我，一念不生。如《敬信篇》直言，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其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遣。倫類經言無少差，苟造坐忘之妙，神氣自然相守，百脈滋潤，三關流暢，天陽真氣來居身中，此乃長生久視，不傳之道。古今尊尚神仙，憫世不得已而語，學者當靜虛研思，勤而行之，勿視為古人糟粕，而徒取自棄之譏者也。丁未重陽，鏤木以廣其書，真靜居士謹序

《司馬承禎》自序

夫人之所貴者生，生之所貴者道。人之有道，若魚之有水。涸轍之魚，猶希斗水；弱喪之俗，無情造道。惡生死之苦，樂生死之業；重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審惟倒置，何甚如之。窮而思通，迷而思復，寸陰如璧，愧疚交深。是以，恭尋經旨，而與心法相應者，略成七條，以為修道階次，樞翼附焉。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壽者靠修道，修道靠靜心】

敬信一

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則道可長，蒂固則德可茂。然則璧耀連城之彩，卞和致刑；言開保國之效，伍子從誅。斯乃形器著而心緒迷，理事萌而情思忽。況至道超於色味，真性隔於可欲，而能聞希微以懸信，聽罔象而惑者哉。如人聞坐忘之言，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決定無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故莊云，「躡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是謂坐忘」。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莊云，「同於大通」，此則言淺而意深。惑者聞而不信，懷寶求寶，其如之何。《經》云，「信不足焉，有不信」。謂信道之心不足，乃有不信之禍及之，何道之可望乎！

【修道首要為敬信，對自己修之事應堅信不疑】

斷緣二

斷緣者，斷有為俗事之緣也。棄事則形不勞，無為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薄；跡彌遠俗，心彌近道。至聖至神，孰不由此乎？《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或顯德露能，求人保己；或遭問慶弔，以事往還；或假隱逸，情希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斯乃巧蘊機心，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深妨正業。凡此類例，皆應絕之。《經》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舊緣漸斷，新緣莫結，體交勢合，自致日疏。無事安閑，方可修道。莊云，「不將不迎，無為交俗之情」。又云，「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若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為業。

【不為世俗所累，必須斬斷塵緣】

收心三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欣迷幻境之中，唯言實是；甘宴有為之內，誰悟虛非。心識顛癡，良由所託之地。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安不捨彼乎？能不得此乎？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境住無所有；因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經》云，「至道之中，寂無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亦然。原其心體，以道為本，但為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若淨除心垢，開識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不明，常則無所變滅，出離生死，實由於此。是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令心勞，既不合理，又反成病。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真正正基。用此為定，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為驗，則邪正可知矣。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於盲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

收心三

11011

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誤爾。若遍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真學之流，特宜誠此。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如有時事，或法要有疑者，且任思量，令事得濟，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悟已則止，必莫有思，思則以智害恬，為子傷本，雖聘一時之俊，終虧萬代之業。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若聞毀譽之名，善惡等事，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受之則心滿，心滿則道無所居，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即是非善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經》云，「人能虛心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內心既無所著，外行亦無所為，非淨非穢，故毀譽無從生；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撓。實則順中為常，權則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非時非事，役思強為者，自云不著，終非真學。何耶？心法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難得定。有如良田，荊棘未誅，雖下種子，嘉苗不茂。愛見思慮，是心荊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貴，或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則貪殘，辨足以飾非，勢足以威物，得則名己，過則尤人，此病最深，雖學無益。所以然者，為自是故。然此心猶來依境，未慣

收心三

11011

獨立，乍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閑。無問晝夜，行住坐臥，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即須安養，莫有惱觸。少得定分，即堪自樂，漸漸馴狎，惟益清遠。平生所愛，已嫌蔽陋，況因定生慧，深達真假乎！且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馭；鷹鷂，野鳥也，為人羈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況心之放逸，縱任不收，唯益蠱疏，何能觀妙。《經》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法之妙用也，其在能行，不在能言。行之則斯言為當，不行則斯言如妄。又時人所學，貴難而賤易，若論法要，廣說虛無思慮所莫能達，行用所莫能階者，則歎不可思議，而下風盡禮。如其「信言不美」，指事直說，聞則心解，言則可行者，此實不可思議，而人翻以為淺近，而輕忽不信。《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又有言火不熱，燈不照闇，稱為妙義。夫火以熱為用，燈以照闇為功，今則盛談火不熱，未嘗一時廢火，燈不照闇，必須終夜然燈，言行相違，理實無取，此即破相之言，而人反以為深玄之妙。雖惠子宏辯，莊生以為不堪，膚受之流，誰能斷簡？至學之士，庶不留心。或曰，夫為大道者，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

為，無時而不寂。今獨避事而取安，離動而求定，勞於控制，乃有動靜二心；希於住守，是成取捨兩病，都未覺其外，執而謂道之階要，何其謬邪！答曰，總物而稱大，通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真為大矣！實為妙矣！然謂吾子之鑒有所未明，何耶？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始抽之素絲；纔聞鳴鶴之冲天，詎識先資於穀食。蔽日之幹，起於毫末；神凝至聖，積習而成。今徒學語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何其造次哉！故《經》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把心思從世俗中收斂回來】

簡事四

夫人之生也，必嘗於事物，事物稱萬，不獨委於一人。巢林一枝，鳥見遺於叢泊；飲河滿腹，獸不吝於洪波。外求諸物，內明諸己，知生之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事之有當，不任事之非當；任非當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弊於形神。身

且不安，何能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莫若斷簡事物，知其閑要，較量輕重，識其去取。非要非重，皆應絕之。猶人食有酒肉，衣有羅綺，身有名位，財有金玉，此並情欲之餘好，非益生之良藥，眾皆徇之，自致亡敗，靜而思之，何迷之甚。莊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蔬食弊衣，足養性命，豈待酒肉羅綺，然後生全哉！是故於生無所要用者，並須去之；於生之用有餘者，亦須捨之。財有害氣，積則傷人，雖少猶累，而況多乎。以隋珠而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況背道德、忽性命，而從非要以自促伐者乎！夫以名位比道德，則名位假而賤，道德真而貴。能知貴賤，應須去取，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志。莊云，行名失己，非士也。《西昇經》云，「抱元守一，過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榮官，若不簡擇，觸事皆為，心勞智昏，修道事闕。若處事安閑，在物無累者，自屬證成之人。若實未成而言無累者，誠自誑耳！

【一切從簡】

真觀五

夫真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儻來之禍福，詳動靜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造適，深祈衛足，竊務全生，自始至末，行無遺累，理不違此者，謂之真觀。然一餐一寢，俱為損益之源，一行一言，堪成禍福之本。雖作巧持其末，不如拙誠其本，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為，體靜心閑，方可觀妙。《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

然修道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當須虛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為妨，心生煩躁；若因事煩者，心病已動，何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也；欲渡於海，事資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因何未渡，先欲廢捨？衣食虛幻，實不足營，為出離虛幻，故求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即有事無事，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跡每同人，心常異俗，此實行之宗要，可力為之。

前雖斷簡，病有難除者，但依法觀之。若色病重者，當觀染色都由想爾，想若不生，終無色事。當知色想外空，色心內妄，妄想心空，誰為色主？《經》

云，「色者，想爾」，想悉是空，何有色也。又思妖妍美色，甚於狐魅；狐魅媚人，令人厭患。雖身致死，不入惡道，為厭患故，永離邪姪。妖艷惑人，令人愛著，乃致身死，留戀彌深，為邪念故，死墮諸趣，生地獄中。故《經》云，「今代發心為夫妻，死後不得俱生人道」，所以者何？為邪念故。又觀色若定是美，何故魚見深入，鳥見高飛，仙人觀之為穢濁，賢人喻之為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至於死；百年無色，翻免夭傷。故知色者，非身心之要，適為性命之仇賊，何須繫著，自取消毀？

若見他人為惡，心生嫌惡者，猶如見人自殺，己身引頸，乘取他刀，以自害命。他自為惡，不遣我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為己病？又見為惡者若可嫌，見為善者亦須惡，何以然耶？同障道故。

若貧者，亦審觀之，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父母也。人及鬼神，自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之與命，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善而達之，樂天知命故不憂，何貧之可苦也？莊云，「業入而不可舍，為自業」。故貧

病來入，不可舍止。《經》云，「天地不能改其操，陰陽不能迴其業」。由此言之，故真命也，非假物耳，有何怨焉？又如勇士逢賊，無所畏懼，揮劍當前，群寇皆潰，功勳一立，榮祿終身。今有貧病，惱亂我身，則寇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觀察，則揮劍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凡有苦事來迫我，心不以此觀而生憂累，則如人逢賊，不立功勳，棄甲背軍，逃亡獲罪，去樂就苦，何可憫焉？

若病苦者，當觀此病，由有我身，若無我身，患無所託。《經》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次觀於心，亦無真宰，內外求覓，無能受者，所有計念，從妄心生。然枯形灰心，則萬病俱泯。

若惡死者，應思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病，氣力衰微，如屋朽壞，不堪居止，自須捨離，別處求安。身死神逝，亦復如是。若戀生惡死，拒違變化，則神識錯亂，失其正業。以此託生，受氣之際，不感清秀，多逢濁辱。蓋下愚貪鄙，實此之由。若當生不悅，順死不惡者，一為生死理齊，二為後身咸業。若貪愛萬境，一愛一病。一肢有病，猶令舉體不安，況一心萬病，身欲長生，豈可得乎？凡有愛惡，皆是妄生；積妄不除，以妨見道。是故須捨諸欲，住無

所有，徐清有本，然後返觀舊所愛處，自生厭薄。若以合境之心觀境，終身不覺有惡；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能了見是非。譬如醒人，能觀醉者為惡；如其自醉，不覺其非。《經》云，「吾本棄俗，厭離世間」。又云，「耳目聲色，為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老君厭世，棄俗獨見，香味是怨。嗜慾之流，焉知鮑肆為臭哉！

【觀察真理】

泰定六

夫定者，出俗之極地，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無心於定，而無所不定，故曰泰定。莊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則心也，天光則發慧也。心為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適今有，故曰天光。但以貪愛濁亂，遂至昏迷，澡雪柔挺，復歸純靜，本真神識，稍稍自明，非謂今時別生他慧。慧既生

已，寶而懷之，勿以多知而傷於定。非生慧難，慧而不用難。自古忘形者眾，忘名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也。天下希及之，故為難。貴能不驕，富能不奢，為無俗過，故得長守富貴；定而不動，慧而不用，為無道過，故得深證真常。莊云，「知道易，而弗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古之人，天而不人，慧能知道，非得道也。人知得慧之利，未知得道之益。因慧以明至理，縱辯以感物情，興心徇事，觸類而長，自云處動而常寂，焉知寂者，寂以待物乎，此語俱非泰定也。智雖出眾，彌不近道，本期逐鹿，獲免而歸，所得太微，良由局小。莊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以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有智不用，而安其恬，積而久之，自成道德。然論此定，因為而得成。或因觀利而見害，懼禍而息心，捐捨滌除，積習心熟，同歸於定，咸若自然。疾雷破山而不驚，白刃交前而不懼；視名利如過隙，知生死如潰癰。故知「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心之虛妙，不可思也。夫心之為物也，即體非有，隨用非無，不馳而速，不召而至。怒則玄石飲羽，怨則朱夏殞霜；縱惡則九幽匪遙，積善則三清何遠。忽來忽往，動寂不能名；時可時否，著龜莫能測。其為調御，豈鹿馬比其難乎！

太上老君，運常善以度人，昇靈臺而演妙，略三乘之因果，廣萬有之自然，漸之日損有為，頓之以證歸無學。喻則張弓鑿矢，法則挫銳解紛。修之有常，習以成性，黜聰隳體，嗒然坐忘，不動於寂，幾微入照，履殊方者，了義無日；遊斯道者，觀妙可期。力少功多，要矣！妙矣！

【安寧而心靜】

得道七

夫道者，神異之物，靈而有性，虛而無象。隨迎不測，影響莫求。不知所以然而然，通生無匱謂之道。至聖得之於古，妙法傳之於今。循名究理，全然有實。上士純信，克己勤行，虛心谷神，唯道來集。道有深力，徐易形神。形隨道通，與神合一，謂之神人。神性虛融，體無變滅，形與道同，故無生死。隱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氣，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己，出入無間，身為滓質，猶至虛妙，況其靈智，益深益遠乎。《生神經》云，身神並一，

則為真身。又《西昇經》云，形神合同，故能長久。然虛無之道，力有淺深；深則兼被於形，淺則唯及於心。被形者，神人也；及心者，但得慧覺，而身不免謝，何耶？慧是心用，用多則心勞；初得少慧，悅而多辯，神氣漏洩，無靈潤身光，遂致早終，道故難備。經云尸解，此之謂也。是故大人，含光藏輝，以期全備。凝神寶氣，學道無心，神與道合，謂之得道。《經》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山有玉，草木以之不彫；人懷道，形骸以之永固。資薰日久，變質同神，鍊形入微，與道冥一。散一身為萬法，混萬法為一身。智照無邊，形超靡極，總色空而為用，含造化以成功。真應無方，其惟道德。《西昇經》云，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然後天道盛矣，謂證得其極者也。又云，神不出身，與道同久。且身與道同，則無時而不存；心與道同，則無法而不通。耳與道同，則無聲而不聞；眼與道同，則無色而不見。六根洞達，良由於此。近代常流，識不及遠，唯聞捨形之道，未達即身之妙，無慚己短，有效人非，其猶夏蟲不信冰霜，醯雞斷無天地，其愚不可及，何可誨焉。

【得道是修習坐忘法的最高階段】

坐忘樞翼

坐忘樞翼

夫欲修道成真，先去邪僻之行；外事都絕，無以干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制，務令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遊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此法玄妙，利益甚深。自非夙有道緣，信心無二者，莫能信重。雖知誦讀其文，仍須辨識真偽，所以者何？聲色昏心，邪佞惑耳，人我成性，自是病深。心與道隔，理難曉悟，若有心歸至道，深生信慕，先受三戒。依戒修行，在終如始，乃得真道。其三戒者，一曰簡緣，二曰無欲，三曰靜心。勤行此三戒而無懈怠者，則無心求道，而道自來。《經》云，「人能虛心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言之，簡要之法，實可信哉！實可貴哉！然則凡心躁競，其來固久，依戒息心，其事甚難。或息之而不得，暫得而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汗。久久柔挺，方乃調熟。莫以暫收不得，遂廢平生之業。少得靜已，則行立坐臥之時，涉事喧闐之處，皆須作意安之。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唯一。若束心太急，急則成病；氣發狂癡，是其候也。心若不動，

又須放任；寬急得中，常自調適。制而無著，放而不逸，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真定也。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動，故來就喧。以無事為定，以有事為應跡，若水鏡之為鑑，則遇物而見形。善巧方便，唯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勿於定中，急急求慧，求慧則傷定；傷定則無慧，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真慧也。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若定中念想，則有多惑，眾邪百魅，隨心應現，真人老君，神異詭怪，是其祥也。唯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永消，新業不造，無所纏礙，迴脫塵網，行而久之，自然得道。

夫得道之心，心有五時，身有七候。心有五時者；

- 一、動多靜少。
- 二、動靜相半。
- 三、靜多動少。
- 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
- 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

坐忘樞翼

心至此地，始得安樂，罪垢滅盡，無復煩惱。身有七候者；

- 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
- 三、填補天傷，還元復命。
- 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
- 五、鍊形為氣，名曰真人。
- 六、鍊氣成神，名曰神人。
- 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

其於鑿力，隨候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備。雖久學定，心身無五時七候者，促齡穢質，色謝歸空，自云慧覺，復稱成道，求諸通理，實所未然，可謂謬矣。

道



著書
編義

廣視道家思想哲理 弘揚玄道千秋智慧

免費義書贈閱



道 華玉講堂
Daoism Auditorium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Tel : 2431 8688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

YouTube f Daoism Metaphysic

web : www.kerbykuek.com | web : www.daohk.com

索取方法
1. 歡迎各人士親身到「華玉講堂」索取
2. 選擇「郵寄」索取義書者可Whatsapp
6898 9989
選「郵寄」人士請提供收件人下列資料
1. 收件人地址 2. 收件人全名

【華玉廣堂·愚徒·宏泓道者】出版書目

1. 《The One Minute Feng Shui》ISBN 978-141-209-178-7
2.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ISBN 978-141-208-281-5
3. 《Power of Feng Shui》ISBN 978-962-899-482-3
4. 《尋龍記·堪輿與考道》ISBN 978-988-813-468-7
5. 《訪宅記·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ISBN 978-988-813-495-3
6. 《香港龍脈新論》ISBN 978-988-808-195-0
7. 《神州風水》ISBN 978-988-820-612-4
8. 《堪輿道·與仙的對話》ISBN 978-988-813-430-4
9. 《丹法擲筆發微》ISBN 978-988-121-285-6
10. 《香港風水與堪輿玄理》ISBN 978-988-132-940-0
11. *道 THE GREAT MASTER OF DAO-LU-JU
12. *呂祖顯化集
13. *道之傳，盛於呂祖
14. *人仙言談 ISBN 978-988-121-299-3
15. *老子* ISBN 978-988-121-298-6
16. *玄道合壹* ISBN 978-988-132-932-5
17. *人仙言談（第二部）* ISBN 978-988-132-948-6
18. *三教之師·呂祖* ISBN 978-988-144-892-7
19. *呂祖全書-上卷* ISBN 978-988-144-891-0
20. *人仙言談（第三部）* ISBN 978-988-144-896-5
21. *呂祖全書-下卷* ISBN 978-988-144-898-9
22. *道之傳，盛於呂祖（第三版·簡體修訂版）
23. *醫道還元-上卷* ISBN 978-988-144-901-6
24. *醫道還元-下卷* ISBN 978-988-144-902-3
25. *道家故事《卷一》 ISBN 978-988-144-899-6
26. *渡盡凡夫* ISBN 978-988-144-903-0
27. *玄道合壹*（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28. *道家故事《卷二》 ISBN 978-988-144-905-4
29. *三教之師·呂祖（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0. *FENG SHUI - Daoism Metaphysic ISBN 978-988-144-908-5
31. *人仙言談（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2. *人仙言談（第三部）（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3. *人仙言談（第四部）* ISBN 978-988-144-904-7
34. *小冊子（跟隨：「頭條日報」派發）
35. *道家故事《卷一》（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6. *道家故事《卷二》（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7. *渡盡凡夫《卷二》（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8. *康莊大道* ISBN 978-988-777-814-1
39. *道德經講義《卷一》* ISBN 978-988-777-829-5
40. *人仙言談（第五部）* ISBN 978-988-786-562-9
41. *道德經講義《卷二》* ISBN 978-988-786-564-4



黃業雲教授

黃業雲教授，自幼研究食療養生與中醫養生，今已是鮑背之年，健康長壽之道經驗豐富，仍努力不懈地追求更高層次的養生之道，常走訪香港各大院校演講，進修健康飲食之道。健康之道，關鍵在於做到生活、工作、飲食、運動，以至任何事都保持平衡！



葉天發道長

著作多本三教義書派發達十萬本。道祖《道德經》專題講座，在道堂宣道廿十多年，道教聯合總會講座達十二年，宣道講學，不論金錢報酬，誠望人人，明理歸真。



葉錦明博士

博士現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要教授語言哲學、思考方法學、道家與道教哲學。著作包括《禪宗教引方法析論——評鈴木大拙的分類架構》、《圖靈機功能主義與道教全真派的心靈觀》，以及《邏輯方法與名辯哲學》等。



禩世聰道長

呂純陽仙師信善門下弟子，多年活躍宏道，曾為紫闕玄觀多職務。鑽研多本道丹經典。玉虛派之弟子。現為多道觀之講者。《道海和衷》之作者。道德經演講多年。



朱冠華博士

嶺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大學中文系哲學碩士，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文學碩士及博士。師承陳湛銓、蘇文耀、唐君毅、單周堯等教授習經史哲學與文字學。著有《風詩序與左傳史實關係之研究》、《劉師培春秋左氏傳答問研究》。現任香港道教學院及學海書樓講席。



何文匯博士

何文匯，香港大學文學士及哲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並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學術研究範圍包括粵音、詩詞及《周易》。編著有《粵讀》、《廣粵讀》、《雜體詩釋例》、《詩詞四論》、《周易知行》等中英文專書二十餘種。



郭翹峰老師
Kerby Kuek

研習風水命理超過廿年時間，陰陽宅、八字、紫微斗數、姓名學、面相、易經、各門派的風水、鐵板神數等等。
英文虎報風水專欄作家，曾接受多間媒體訪問，包括CNN、BBC、New York Times、Malay Mail等。



劉成湘老師

幼承父兄濡染，酷愛中國古代科學及文學。青少年起，喜讀儒、釋、道、醫之經典：易經、道德經、論語、黃帝內經等。並幸獲輝源、沈尹默、陳海鷹、黃君璧、馮康侯、趙少昂、孫立人諸師啟導。從事中國文學、氣功、書法教學逾四十年。



黃江海副教授

文學碩工（主修傳播學）。
粵語與普通話即時傳譯。
香港道教學院（兼任副教授）。
曾任職多年香港教育學院一持續專業教育學院助理講師。
曾獲推選為香港浸會大學校友會董事、任教於道慈佛社楊正培學校。



葉長清道長

青松觀執行董事，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文化及宣傳小組主席，廿多年來在國內、香港、澳門及東南亞等地之道教團體、宮廟及大專院校等講授弘道，十多年來分別在香港、廣州及東南亞籌劃多起大型廟會及科儀法事活動。



涂國彬老師

香港著名財經評論員，熟悉投資者心理，分析股匯樓債商品不同資產之間的互動。在2014年獲中金在線選為「最佳港股策略分析師」。
年幼已開始涉獵的宗教和哲學思想，並以筆名「麥稻」為信報文化版撰寫文化評論，並透過評論財經以闡釋哲理」。



鄧家宙博士

新亞研究所博士，香港史學會董事兼執行總監，兼任大學講師、專欄作者、新城電台嘉賓主持等。專注中國近現代史、香港史、佛教史研究及整理金石文獻。現致力推廣歷史文化，定期主辦專題講座及導賞活動，並編有《香港佛教史》、《香港歷史探究》、《香港華籍名人墓銘集》等著作十餘種。

道德經講義《卷二》 WP149

想了解華玉講堂
課程及服務，
歡迎掃瞄二維碼



系列／華玉講堂道家叢書——41
web : www.daohk.com
web : www.kerbykuek.com

編著／禪世聰道長

倡印者／愚徒
太乙純陽派 Tai -Yi Daoist

資料提供／宏泓道者【道法術】研究所——玄道合壹
Kerby Kuek Chinese Daoism Metaphysic Research Center
web : www.kerbykuek.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

出版／華玉講堂
地址：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Tel : 852-2431 8688 Fax : 852-2486 4866
web : www.kerbykuek.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
facebook : Daoism Metaphysic

製作／才藝館
地址：新界葵涌大連排道144號金豐工業大廈2期14樓L室
Tel : 852-2428 0910 / 852-9430 6306 《Roy HO》
<https://www.wisdompub.com.hk> email : info@wisdompub.com.hk

版次／2018年7月初版

定價／免費贈閱

國際書號／ISBN 978-988-78656-4-3

圖書類別／1.道教/宗教 2.哲學

此書免費贈閱：佛曆二五六二年（西曆二〇一八）歲次戊戌年敬印壹千本，讀後如不保存，請轉送親友，廣結善緣，或可再覆印弘揚，讓此書輾轉流通，功德無量。

免責聲明：本書刊的資料只為一般資訊及參考用途，雖然編者致力確保此書內所有資料及內容之準確性，但本書不保證或擔保該等資料均準確無誤。本書不會對任何因使用或涉及使用此書資料的任何因而引致的損失或損害負上任何責任。此外，編者有絕對酌情權隨時刪除、暫時停載或編輯本書上的各項資料而無須給予任何理由或另行通知。

本書以盡力保留文章、標點符號及段落之全部及完整，如有錯漏，請用電郵告知。

華玉講堂

志為宏道與振玄
顯玄道合壹義理



學悟

與

服務宗旨

弘揚玄學、儒釋道國學等理義。

義書贈有緣學生，

開設各式各樣免費班，

談經論道宣揚呂祖之九美；

道祖之道德；

孔聖之大仁及佛祖之慈悲！

望世人能早覺悟！



WP149



華玉講堂

DAOISM AUDITORIUM

地址：香港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Tel : 852-2431 8688 Fax : 852-2486 4866

web : www.kerbykuek.com & www.daohk.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



Daoism Metaphysic

特別鳴謝：

華玉講堂——林氏

紫栢觀——何生何太

（愚徒）

觀看【撥溪】短片 掃一掃免費閱讀



ISBN9789887865643



9 789887 865643 >